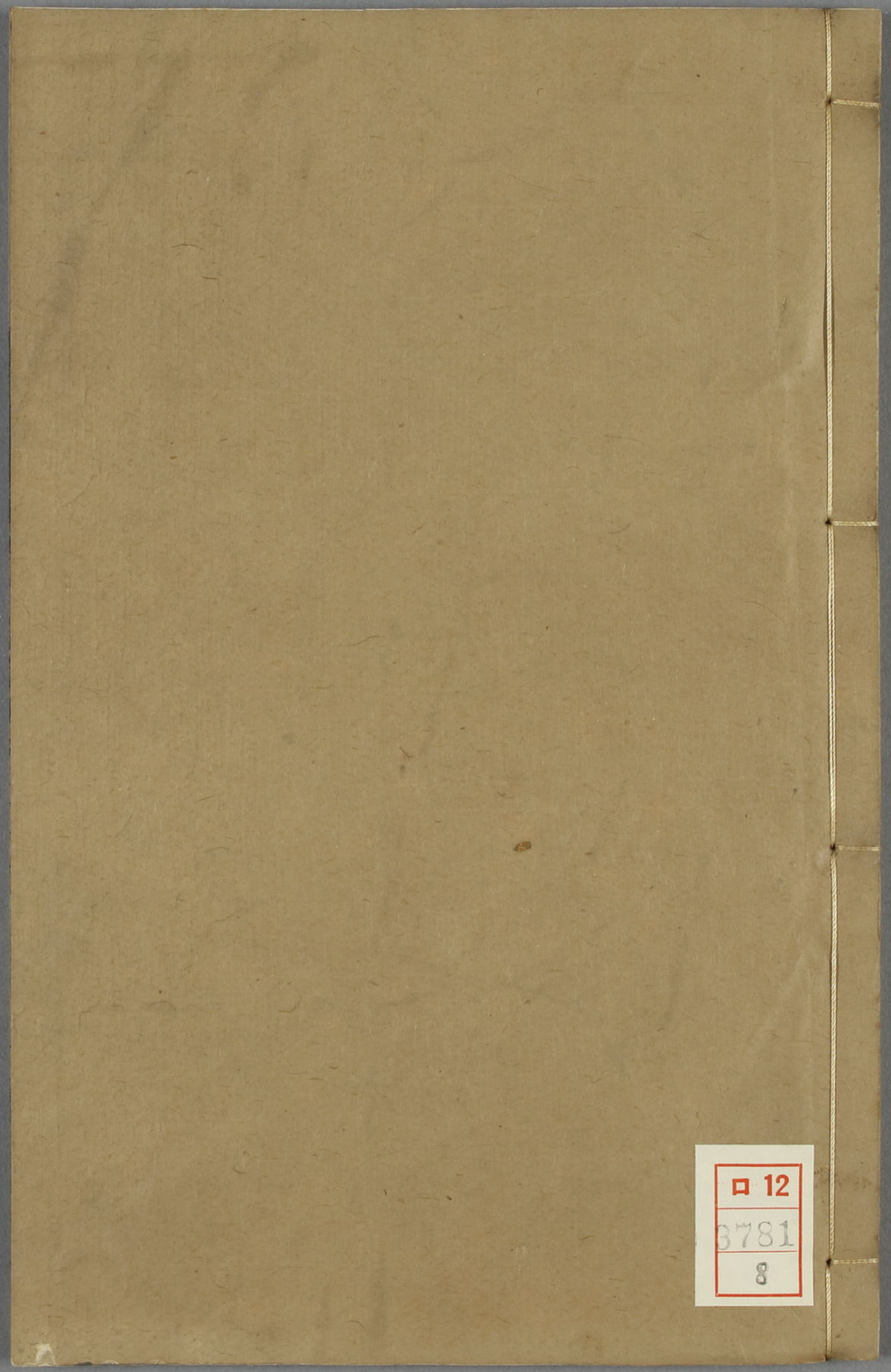




□ 12
8781
8



口12
3781
8

禮記卷二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禮運第九之一　別錄屬通論

禮運者言禮之運行也蓋自禮之本於天地者言之四時五行亭毒流播秩然燦然而禮制已自然運行於兩間矣然必爲人君者體信達順然後能則天道治人情而禮制達於天下此又禮之待聖人而後運行者也周衰禮壞孔子感之而歎因子游之問而爲極言禮之運行聖人所恃以治天下國家者以告之陳氏澔曰疑子游門人所記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釋文與音預蜡仕嫁反觀古亂反喟

<99-856>

去媿反又
苦怪反

蜡歲十二月合聚鬼神而索饗之也黨正國索鬼神而
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與於蜡賓言與於蜡祭
飲酒之賓也觀闕也門屏築土而高可登以眺望者蜡
祭在黨之序夫子出於序而遊於觀所謂闕黨者與大
道之行謂五帝時也英才德之秀出者三代之英卽下
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是也逮及也孔子言帝王之盛
已不及見而有志乎此蓋登高眺望有感於魯之衰而
思得位行道以反唐虞三代之治也鄭氏曰不言魯事
爲其太切廣言之○註疏謂蜡亦祭宗廟孔子助祭出
遊於象魏之上其說非是宗廟冬已烝祭蜡又祭之不
亦煩乎臘祀先祖乃秦制耳說詳月令象魏尊嚴必無登眺
之理熊氏謂遊爲遊目然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不容若

至象魏而遊目亦非所以爲敬矣爾雅觀謂之闕孫炎
以爲宮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處周禮所謂象魏也
然闕實不惟象魏有之詩言城闕是城門有闕左傳鬻
拳葬於經皇杜氏註云經皇家前闕是墓門有闕又左
傳屬及於窒皇之外註云窒皇寢門闕是寢門有闕是
凡有門皆有闕皆得謂之觀也若雉門之闕則天子諸
侯皆有之禮器天子諸侯臺門是也而公羊傳又以魯
設兩觀爲僭禮則必天子諸侯雉門之闕其高卑等級
不同魯之兩觀其高與天子之制同故爲僭禮非諸侯
不得有闕也餘處之闕則其制當又加卑焉雉門之闕
獨得專闕之名者正以其高於餘闕爾其實有闕者不
止雉門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

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釋文長丁丈反）

矜古頑反分扶問反惡烏故反爲于僞反

大道言道之廣大而不偏私也行謂通達於天下也天下爲公者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也選賢與能諸侯國不傳世惟賢能者則選而用之也講信者談說忠信之行脩睦者脩習親睦之事男有分者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也女有歸者嫁不失時也謀謂相圖謀也蓋人之所以相圖謀而至於爲盜竊亂賊者由於身困窮而俗惡薄也今大道之行如此則民無不足不贍之患而有親遜和睦之風故圖謀閉塞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

故門戶之扉從外闔而不關閉也同和也平也此言五帝之時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爲殃是謂小康（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此十字當在貨力爲已之下　釋文知音智埶音世本亦作勢去起呂反○按今謂三代以來也隱猶微也天下爲家傳子而不傳賢也大人諸侯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國於子無子則傳弟也城郭溝池以爲固設險以守其國也紀條

理也禮之從來遠矣與天地並五帝之時未嘗不以禮義治天下但其節文度數之詳至三代而後備耳言三代以來大道既微在上者既以天下爲家而不復傳賢在下者各私其骨肉各愛其貨力於是有無相耀貧富相競而親遜和睦之意衰不足以相維持故圖謀由此而作兵革由此而起也兵起即亂賊之事既有亂賊則盜竊不足言矣世變既異則聖人之所以治之者不得不詳故大人世及以防篡奪之端城郭溝池以爲守國之險備設禮義以爲條理之密此三者皆聖人之因時立政而要以禮義爲本此下所言皆禮義爲紀之事也賢勇知者謂以勇知者爲賢而登用之也以功爲己者使之立功於國以輔助於已也由用也選者高出之意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用此禮義以治天下而爲三代之高出者所謂三代之英也上言禮義而下但言禮者以其文言之謂之禮以其理言之謂之義言禮則義在其中矣考成也刑法也著其義以導其行考其信以杜其欺著有過以懲其罪法仁恩以厚其性講遜讓以防其爭凡此皆所以謹於禮而示民以常行之道也苟不由此則無以治其民雖在勢位衆以爲殃禍及於下而必黜去之也康安也益人倫厚則雖各親各子而恩亦足以相被矣設制度立田里則雖貨力爲已而力亦足以相贍矣刑仁講讓則講信脩睦之道亦無以異矣舉賢尚功而不由禮者則去則雖大人世及而仍不失乎選賢與能之意矣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爲時不同而同歸於治也小康者言其稍遜於大同之時也此篇言聖人以禮治天下其體信達順功效至盛而此乃以三代

之禮義爲小康者蓋五帝之時風氣方厚而聖人之治乘其盛三代之時風氣漸薄而聖人之治扶其衰故其氣象之廣狹稍有不同者非聖人之德有所不足也時爲之也○張子曰大道之行如堯舜方是謹於禮所以致大道之行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亦不害於不獨親不獨子止是各親各子者恩差狹至於順達之後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矣大人世及以爲禮古來亦有但道隱之後雖有子如朱均有臣如伊周者亦不能行堯舜之事故以世及爲定禮城郭溝池爲固亦是禮義以爲紀之事所以防亂也大道既隱由暴君以壞之也然使堯舜承桀紂之後亦當禮義以爲紀六君子居堯舜之世是亦大同之治也以其襲亂急於禮義適得小康耳馬氏睎孟曰傳子傳賢皆天之所與非人之所爲也老有所終至廢疾有養三王未嘗不同也以正君臣至以立田里五帝之時亦莫不行也孔子傷時之弊欲復歸於至德之盛故言如此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交反冠古亂反朝直遥反釋文復扶又反下復問同相息亮反遄市專反殽戶教反徐戶

三代之時大道既隱謀作兵起聖人以禮治之然後天下復安則可以見禮之急矣承天之道者本其自然之秩序禮之體所以立也治人之情者示以一定之儀則禮之用所以行也禮者人之所恃以生失禮則亡其所

以生矣殽效也應氏鏞曰禮之大原出於天故推其所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謂地故因其成法而效之列於鬼神充塞乾坤昭布森列而不可遺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人道交際周流上下而無不通法於天地鬼神者所以承天之道達於天下國家者所以治人之情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釋文與音餘）

鄭氏曰得夏時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得坤乾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熊氏安生曰殷易以坤爲首故曰坤乾愚謂子游聞夫子告以禮之急復欲問其詳而夫子以所得於夏殷者告之也之適

也徵證也杞夏之後宋殷之後蓋禮義備於三代而夏殷者周所監以損益者也故欲觀夏殷之禮而之於杞宋但二國文獻不足無可考證所得者如此而已以是觀之者以是二書而觀夏殷之禮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釋文燔音煩捭卜麥反注作擗又作擘皆同汙烏華反一音作烏抔步侯反蕢依註音苦對反又苦怪反桴音浮○胡氏蕢如字）

鄭氏曰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凷塊也謂搏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孔氏曰中古雖有火化未有釜甑燔黍者以水洮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而燔之捭豚者捭析豚肉加

於燒石之上而熟之鑿池汙下而盛酒故曰汙尊以手掬之而飲故曰抔飲桴擊鼓之物蕢桴者搏土由爲桴土鼓築土爲鼓杜氏子春曰土鼓以土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胡氏銓曰蕢草也以草爲桴愚謂禮經緯萬端無乎不在而飲食所以養生人既生則有所以養之故禮制始乎此焉曰猶若者言非獨養人者質略如此而猶可以奉祭祀焉由其物不足而誠有餘也○孔氏曰從此以下至禮之大成皆是二書所見之事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釋文號戶毛反飯扶晚反苴子餘反知音智首手又反鄉許亮反○鄭註苴或爲俎）

孔氏曰皐引聲之辭某名也升屋北面告天招魂復魄復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飯用生米故曰飯腥至葬設遣奠苞裹孰肉以送尸故曰苴孰天望謂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者由知氣在上故也體魄入地爲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生者南鄉歸陽也愚謂上言古者養生之禮如彼此又言及其死而送死之禮如此也然養生之禮後世聖人既變之矣以其過於質野而且不足以養人也若送死之禮則雖其棺槨衣衾之美有踵事而增者至於飯腥苴孰以盡其事死如生之愛天望地藏以順乎魂升魄降之宜此則出乎心之所不容已與順乎理之所不可易者夏殷之禮因之而不變焉故曰皆從其初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

皮釋文櫛本又作攏又作簞同側乙反本又作巢助交反茹音汝衣于既反

鄭氏曰寒則累土暑則聚柴薪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此上古之時也孔氏曰此論上古之時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累其土而爲窟櫛巢者櫛聚其薪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并食之也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釋文榭音謝本亦作謝炮薄交反徐扶交反亨普庚反下合亨同炙之石反酪音洛○范陳氏作範

鄭氏曰作起也脩火之利謂孰冶萬物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甑甗及甒大榹器之所藏也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亨煮之釜也炙貫之火上以爲醴酪蒸釀之也

之也酪酢截朔亦初也陳氏澔曰范字從竹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范范金爲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合泥土以爲陶器也愚謂茹毛飲血未有火化也燔黍捭豚雖有火化而火之利未盡也後聖脩之而器用宮室飲食衣服凡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具莫不資火以成而後火之利盡矣上古之居處飲食被服過於樸陋而不宜於人後聖通其變而相生相養之道乃盡皆從其朔者夏殷之禮亦因之而不變也

故玄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釋文醍側眠反粢依註爲齊才細反醍音體嘏本或作假古雅反

元酒鬱鬯也水及明水皆謂之元酒鬱鬯配明水而設

而尊於五齊故因謂鬱鬯爲元酒也在室者在室內之北也醴醴齊也醆盎齊也盎齊盛之以醆故謂之醆在戶者醴在戶內之東醆在戶外之東也粢醍醍齊也在堂在堂上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此不言泛齊沈齊者或文略或據諸侯之禮惟有三齊也澄清也澄酒三酒也三酒清於五齊故曰澄酒在下在堂下也尸在室設酒之法以在北者爲尊以次而南五齊所以獻酢故在室內及堂上三酒則旅酬及無算爵之所酌故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按特牲禮陳鼎於門外北面柶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牲在獸西天子諸侯省牲之禮亦於廟門外陳之也備其鼎俎者特牲禮夕陳鼎於門外是也少牢禮祭日陳鼎大夫尊辟人君之禮也琴瑟堂上之樂管磬鐘鼓堂下之樂列者磬鐘鼓皆縣之琴瑟與管雖未遽入亦使工執之而陳列於廟門之外以待及時而納之也祝謂饗神之辭嘏謂嘏主人之辭脩謂預脩習之以待用也上神謂尸也若詩稱尸爲神保也先祖謂死者之精氣也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故君迎牲而不迎尸而君臣之位正祭立尸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而父子之恩篤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而兄弟之情睦序爵辨貴賤而上下之分齊君在阼夫人在房而夫婦之位各得其所祐福也此節言將祭之先陳齊酒脩禮樂省牲視濯將以假祖考備十倫蓋雖未與神交而其慮事之預備物之具致愛致慤而祭則受福者已於是乎在矣蓋祭祀之行事雖在於迎尸殺牲之後而積其誠敬以爲昭格之地者實在於

未事之先易所謂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正此義也故此下三節備言祭禮而受天之祜特於此言之○孔氏曰崔氏云周禮大祫王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用所獻之齊賓長酳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用四齊三酒四時祭二齊三酒鄭註司尊彝四時祭用醴盎而已魯及王者之後大祫與王禘禮同禘與王四時同侯伯子男祫禘皆用二齊醴盎而已四時惟用盎齊用三酒皆同於王天子大祫用五齊三酒五齊各有明水之配三酒各加元酒通鬱鬯明水共十八尊愚謂先儒不知禘大於祫故疏謂祫用五齊禘用四齊又其言王與后獻尸所酌之尊及用齊多少之差及謂賓長酳尸及加爵用清酒及三酒配元酒其說亦皆非是今以愚意疏於下方○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追享謂大禘朝享謂大祫也朝踐朝獻皆謂朝事獻尸也以邊豆言之則曰踐以爵言之則曰獻二句臨川王氏說再獻饋獻皆謂饋熟獻尸也以其次於朝踐而獻則曰再獻其與饋熟同節則曰饋獻朝獻兩尊一盛泛齊一盛醴齊也饋獻兩尊一盛盎齊一盛醍齊也罍則盛沈齊也是天子禘祫與四時之祭皆有五尊以分盛五齊則無多寡之差矣盖王祭齊有五酒有三猶邊豆之有八鼎

俎之有九不因殷祭時祭爲隆殺也但經記所言或據侯國之禮或畧舉而不備說者因以爲禘祫時祭多少之差實皆臆說無據也五齊配以明水當有十尊司尊彝於朝獻饋獻獻皆惟言兩尊者惟據所酌以獻者言之不數明水之尊冪人云以疏布巾冪八尊亦不數明水也王祭十二獻每節皆備三獻說見於後朝獻兩尊王獻酌泛齊之尊后與諸臣獻酌醴齊之尊饋獻兩尊王獻酌盎齊之尊后與諸臣獻酌醍齊之尊司尊彝不言酳尸所用之尊蓋酳尸卽用饋獻之尊與○特牲禮加爵三皆不酌堂下之尊至將酬賓乃設之特以爲旅酬無算爵之所用不但不以獻尸卽獻賓及兄弟之屬皆不酌此尊也王祭羣臣酳尸用饋食之醍齊則爲加爵者宜降用沈齊其所酌蓋堂上之罍尊也○設

尊之處醴醆在戶醴在戶內醆在戶外以特牲少牢尊於戶東推之則盎齊設於戶東卽特牲少牢禮設尊之處凡尊於戶外者皆在戶東士昏禮尊于房戶之東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間是也醴齊設於戶內之東直盎齊之北又其北爲泛齊當室東壁南北之中又其北爲鬱鬯在北墉下也士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士虞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禮器罍尊在阼則沈齊設於阼階上東傍東序醍齊在堂蓋在堂上東楹之西當燕禮設尊之處也蓋設尊必有所傍或傍於壁或傍於楹或傍於序事當然爾鬱鬯五齊皆以明水配設鬱鬯傍北墉醴齊南傍於壁盎齊北傍於壁皆東西設之而西上泛齊傍於室之東壁醍齊傍於東楹沈齊傍於東序皆南北設之而北上鄉飲鄉射禮設尊西上統於賓也士虞特牲設尊亦西上統於尸也燕禮設尊於東楹之西南上公在阼階上統於公也此室中堂上之尊東

西設者西上南北設者北上皆統於尸也鄭氏解澄酒在下以澄爲沈齊酒爲三酒謂沈齊三酒皆在堂下非也沈齊雖爲五齊之下然視三酒爲尊且配以明水必不設於堂下也特牲禮將酬賓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人君堂下之酒其設之亦必在此但士止四尊人君備三酒而羣臣衆多其設尊多少不可考又特牲禮堂下無元酒燕禮尊士旅食者於門西兩方壺無元酒蓋尊之設於堂下者例無元酒之配一則元酒尊不設於堂下二則堂下之尊但爲旅酬無算爵之所用以其不用於正禮故畧之三則堂下人衆故使兩尊皆酒所以優之也天子祭用十八尊鬱鬯五齊配明水爲十二尊三酒自相配爲六尊也○坊記醴酒在室醍酒在堂祭統執醴授之執鐙禮器祭義祭統皆言夫人薦盎無言泛齊者是諸侯無泛齊也又禮器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薦熟時夫人獻已用酒從上醴齊差而下之朝踐君獻尸用醴齊夫人用盎齊饋熟君獻尸用醍齊夫人用酒是諸侯又無沈齊也禮記所言多據魯禮乃上公九獻之禮若侯伯惟七獻則朝踐饋食夫人皆不獻尸惟用二齊醴齊醍齊也子男五獻朝踐饋食君夫人皆不獻尸其酳尸當與侯伯同君用醍齊夫人用酒是子男用一齊也（五齊惟醴之所用最廣冠昏皆用之子男惟用一齊則君酳尸或進用醴齊宜更詳之）○此上所言於禮雖無明據但合諸經記所言推之則或當如此耳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酸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殽本或作肴尸交反越音活字書作趯冪本又作羃同莫歷反衣於既反）

鄭氏曰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上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愚謂作其祝號謂尸未入時祝作牲幣之嘉號告神而饗之也少牢禮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大夫士祭禮自饋食始祭初即設饌饗神人君祭始未有饌具則其饗神之辭未知如何意者雖未設饌而亦預舉之以爲祝與元酒以祭謂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也薦其血毛者初殺牲時取血毛以告殺也此二句皆尸初入在室時也腥其俎以腥肉盛於俎以進之殽骨體也孰其殽

謂以湯爓骨體而進之此與下醴酳以獻三句皆尸出在堂行朝獻之時也越結也越席結草爲席若司几筵莞筵蒲筵之屬也疏布麤布也冪所以覆尊鼎者周禮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澣帛者祭服用帛皆湅練而織之也此三事非惟施於朝踐以與上下所言朝踐之禮並因於中古之禮故并而言之曰與其者明與上下所言專屬於朝踐者不同也醴酳以獻者朝踐時君獻用醴齊夫人獻用盎齊也燔燔肉炙肝也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長兄弟以燔從彼謂酳尸從獻此則朝踐時從獻者也嘉善也魂氣爲陽體魄爲陰醴酳燔炙之屬可以飲食而以飲食而以氣歆饗神者所以嘉魂也血腥之屬不可以飲食而以氣歆神者所以嘉魄也此節言祭初至朝踐所行之禮乃所

因於古初者報氣報魄合陰陽以求之足以通合乎冥
冥之中也○孔氏以越席疏布爲祭天之禮非也上下
皆言祭宗廟之事此乃忽言祭天有是理乎郊特牲蒲
越藁鞂之尙藁鞂爲祭天席則蒲越非祭天席矣疏布
說見禮器○陳氏祥道曰國語曰郊禘之事則有全脅
王公立飫有房脅親戚燕飲有殽脅全脅豚解也房脅
體解也殽脅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下
篇葬奠羊左胖亦如之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
兩胉一脊而爲七所謂豚解也若夫吉祭則天子諸侯
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殽腥其俎謂豚解而
腥之爲七體熟其殽謂體解而熟之爲二十一體大夫
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

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釋文鉶又作鉶音刑
鄭氏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
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
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也愚謂合亨者合左
右體而亨之也朝踐時孰其殽雖燭之而實未熟且其
薦於尸俎者惟右胖十一體而已至此乃合牲之左右
體亨熟之也體其犬豕牛羊者既熟乃體別其骨之貴
賤其右胖仍升之尸俎其左胖則以爲主人主婦及助
祭者之俎也籩豆朝踐時已有此則謂饋食之籩豆及
加籩加豆之等也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特牲禮黍稷二
敦少牢禮黍稷四敦此兼有稻粱者諸侯以上之禮也
鉶羹羹之有芼者盛以鉶器亦饋食時之所薦也祝謂
饗神之祝辭也嘏謂尸嘏主人之辭也祭初饗神祝辭

以主人之孝告於鬼神至主人酳尸而主人事尸之事畢則祝傳神意以嘏主人言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而致其慈愛之意也祝以孝告即上作其祝號之事在於祭初此又言之者以尸之嘏所以答主人之孝故又本上而言之也此節言饋食以後之禮所因於近世者蓋朝踐之時禮質而物未備體嚴而情未洽足以盡敬而未足以盡愛也至饋食而盡飲食之道以事鬼神然後皇尸醉飽神惠周浹祭之情文至是而備故曰大祥祥善也禮之大成言祭禮於此而成也○孔氏曰祭之日王被衮而入尸亦被衮而入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祭統云君尸入室大祖東面昭南面穆北面愚按大祖東面以下不迎尸疏於饋食尸入室時乃言之蓋以郊特牲言奠罍角拜妥尸故疑尸初入未坐耳不知尸既入室無不坐也今移於此作樂降神愚按尸入奏肆夏見大司樂若降神之樂疑大司樂所謂奏無射者是疏以大

司樂黃鐘爲宮一段當之非是今不取說詳郊特牲乃灌衆尸依次而灌○愚按灌爵尸亦飲之鄭註小宰謂尸祭之啐之之非是說見郊特牲是一獻也后從灌二獻也愚按疏據內宰註先言王迎牲乃言后灌頗失次第今據司尊彝賈疏更正又天子十二獻后灌後當有賓長灌獻下朝獻饋獻亦然說見於下獻皆用樂王乃出迎牲入至庭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祭以血毛告於室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廟各別牲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牲魯公騂犅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愚按上節薦其血毛疏云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此言血毛告於室在尸未出之前與彼異然告於室正是告於尸此疏爲是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堂鄭註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有北面事尸之禮大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愚按昭宜在東蓋鬼神之位尊西尸在室昭南嚮而穆北嚮尸在堂昭東嚮而穆西嚮皆以嚮陽者爲昭嚮陰者爲穆祝乃取牲脾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

出以制於主前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謂之制祭愚按制祭之說鄭註禮器及郊特牲皆言之乃據漢禮爲說而經傳未有見焉未知古有此禮否說見禮器　次

乃升牲首於室中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卽禮運云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愚按薦其血毛卽血毛詔於室疏家因司尊彝註有薦鄭云薦血腥之言故謂薦腥時又薦血然血毛不當再薦鄭云薦血腥者謂腥肉帶血耳說又見郊特牲又按朝踐中又有薦爓卽禮運所云熟其俎是也殺羞當在王獻尸之後后獻尸之前而此疏不言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三獻也愚按疏謂朝踐酌尊彝秋嘗冬烝之尊不知司尊彝后尊彝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四獻也於是行饋熟之禮徙尸于室之奧南鄉天子奠斝諸侯奠角時尸未入於是取腸間脂燔蕭合羶薌愚按疏據曾子問註以此前爲接祭其說無據今不取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醍齊以獻尸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后乃薦加豆籩王以玉爵酌益齊以酳尸七獻也愚按疏先言王酳尸乃言后薦豆籩祭禮皆先薦後獻疏於朝踐饋獻已依次而言此又自亂其例今更之又疏言王酌泛齊酳尸乃據用司尊彝註其說非是今易以盎齊說已見前○又按疏於此下言尸酢主人益據特牲禮而言然獻必有酢特牲禮獻尸自酳尸始故尸亦至是始酢主人若天子十二獻灌獻朝獻饋獻主人主婦及賓皆獻尸則皆有酢不侯酳尸始酢主人也主人受嘏時王可以獻諸侯於是后乃以瑤爵酌醍齊酳尸爲八獻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醍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特牲三加爵天子以下依尊卑不止三也天子諸侯祭禮既亡其見於周禮禮記之中者尚存涯畧然散而無紀疏家採合貫串又參以鄭氏之說雖其詳不可盡考而其始末規模已具於此但其中舛誤頗多今畧爲考訂如上○天子九獻此先儒相承之舊說而歷代祭禮之所遵用而不易者也然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凡禮皆然士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天子與上公無隆殺必不然也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諸侯長十有二獻

是九獻之上又有十有二獻之禮矣王於諸侯之長其饗禮必不踰於王則十有二獻者必王之饗禮而王於諸侯之長加隆焉而用之者也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此先儒所據以推五等諸侯宗廟之獻數者是宗廟之饗與賓客之饗其獻數相準王之饗禮十有二獻則其祭宗廟亦必十有二獻矣十有二獻者灌獻朝獻饋獻酳尸皆三獻王爲正獻后亞之諸侯爲賓者又亞之也特牲少牢禮酳尸皆三獻是每獻必三者禮之正也其不及乎此者皆禮之有所降殺也特牲禮賓長酳尸長兄弟首爲加爵則天子自灌獻至酳尸亦以同異姓諸侯相間而獻每獻則尸必酢之故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言諸臣之所酢則受酢者非一人必獻尸者非一人而諸臣不惟酳尸一獻亦明矣上公九獻於灌獻朝獻饋獻各殺其一以降於天子也侯伯七獻於朝獻饋獻又各殺其一以降於上公也子男五獻於朝獻饋獻又各殺其一以降於侯伯也然朝獻饋獻遞有降殺而灌獻則五等諸侯皆二至酳尸三獻則雖大夫士亦未嘗有所殺焉何也蓋灌用鬱鬯臭陰達於淵泉此周人之所尚也故諸侯之祭必備二灌而自饋食以後皇尸醉飽所謂禮之大成者不可得而畧故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一節也

孔子曰於呼哀哉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釋文於音烏舍音捨下舍禮同契息列反）

將言周道而先發歎辭者以周之衰也於夏殷之道言

欲觀周道直云觀者夏殷爲前代之制而周道乃時王之法也郊祭天於南郊也禘王者宗廟之大祭追祭始祖之所自出於大廟而以始祖配之也魯之郊禘僭天子也杞宋天子之後故王命之郊以守其先世之事非魯之所得擬也周道壞於幽厲而魯爲周公之後猶秉周禮故觀禮者舍魯則無所之適而其僭竊又如此此孔子之所以出游而發歎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陳氏傅良曰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劉恕外紀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然外紀之說又本於呂氏春秋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以爲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焉按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予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册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如記禮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服器官祝鮀不應不及況魯行天子之禮久矣隱公何以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閱何以辭備物之享嘗武子何以致譏於湛露彤弓於以見魯僭未久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故郊禘之說當從劉恕愚謂魯僭郊禘以理言則程子之言爲盡以事言則謂出自惠公之請者爲實蓋魯既僭禮而託言出於成王之賜明堂位祭統之所言則承魯之所自託者而遂傳以爲實也○自此以下至是謂疵國歷言當時禮之壞失所以申明發歎之意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假舊如字鄭云大也陳氏澔曰假亦當作嘏猶上章大祥之意今從之

常古舊法也假當作嘏福也有德之君祭祀不祈薦信不愧故祝嘏之常法祝史莫敢變易如此則雖不求福而鬼神用饗大福自降之矣人君無德祝嘏之辭說變易常禮媚禱以求福矯舉而不實必有不可聞於人者故爲宗祝巫史之所私藏若漢世祕祝之類是也幽國言其國之典禮幽暗不明也應氏鏞曰祭祀之辭說未嘗不使人知之也故曰宣祝嘏辭說苟欲聽宗祝巫史爲之而又俾私其藏不爲隨之矯舉則爲漢之祕祝矣

酅嘏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釋文嘏古雅反又音嫁

鄭氏曰酅嘏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僭禮之君也愚謂夏曰酅殷曰嘏周曰爵益齊饋食所用而名曰酅酒則天子饋食獻以酅也周禮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註謂后酳尸爵以瑤爲飾則天子酳尸獻以爵也天子饋食獻以酅酳尸獻以爵則朝踐獻以嘏矣堂上行朝踐禮畢尸入於室祝酌奠亦以嘏諸侯獻尸唯用當代之爵其酌奠又以角魯用玉琖仍雕猶不用嘏酅嘏及尸君諸侯之僭禮也尸君猶詩言公尸也此上二節言當時諸侯之僭以壞禮

冕弁冕卿大夫之尊服君爵命之乃得服兵掌於司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弁冕卿大夫之尊服君爵命之乃得服兵掌於司兵革藏於私家矣自大夫藏甲而兵革藏於私家矣脅君謂君被劫脅制於臣而不得伸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鄭氏曰臣之奢富僭於國君敗亂之國也朱子曰大夫不得具官一人常兼數事愚謂少牢禮司士擊豕賈疏云司士乃司馬之屬擊豕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大夫職職相兼也蓋天子有六卿諸侯立三卿以兼六卿之事是諸侯已兼官矣然諸侯有三卿有五大夫若大夫則家臣之長惟宰而不得如諸侯之有三也宰之下有宗人司馬司士見少牢禮而不得如諸侯之有五也具官者謂放諸侯三卿五大夫之制而備設之也四命之孤得備祭器周禮大宗伯四命受器是也三命大夫祭器造而不備必假而後足也聲樂皆具謂樂之八音皆具也大射禮無祝敔及塤八音闕其二大射乃諸侯用樂之輕者八音不得具則大夫可知也亂國謂其國之法紀紊亂也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釋文期居其反朝直遙反

方氏慤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然通而言之臣亦可謂之僕若周官戎僕齊僕之類是矣僕亦可謂之臣若左氏所謂阜臣輿臣之類是矣名雖可通而位不可不辨王制曰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齊齒者與之等夷而齒列也愚謂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言公臣與家臣貴賤殊也期不使謂期年之內不使之以事也蓋喪不貳事者禮也期年得出使者權也期年之內無出使之禮也以衰裳入朝者大夫擅國政居喪不

復致事故以喪服入於朝而治事不待期年也大夫强則陪臣尊故朝廷之臣與之相雜而處而齊同齒列也君與臣同國者言其上替下陵而政柄不出於一也益君被劫脅國法紊亂則其勢之所極必至於上失操柄爾下移於臣故發端言故者承上文而言也此上三節言當時大夫之僭禮

故天子有畺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田謂九州之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其子孫受之以爲諸侯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其子孫受之以爲大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其子孫受之以爲庶士此乃制度之一定者也故自天子之田而別者不可與天子同天下自諸侯之國而別者不可與諸侯同國自大夫之家而別者不可與大夫同家而欲在下者之遵制度尤在乎在上者謹守制度而不失言此以申上文之義而起下節也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鄭氏曰以禮籍入謂大史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飭也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愚謂天子不謹於禮而壞法亂紀則無以責諸侯諸侯不謹於禮而君臣爲謔則無以治大夫此又承上文而言天子諸侯不能謹守制度而禮之壞失所由來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柄者所執以治物者也人君執禮以治國猶匠人執斧

釋文儐必刃反治皇如字徐直吏反

斤之柄以治器也嫌者事之淆雜禮以別之而嫌者辨矣微者事之細小禮以明之而微者著矣接賓以禮曰儐鬼神者天地社稷山川之屬禮以儐而接之而幽明通矣制度者宮室車旗衣服之等禮以考而正之而貴賤辨矣仁主於慈愛義主於斷制以禮別而用之而刑賞黜陟當矣故人君執禮以治國則政治而君安也此又承上文而言爲國之必以禮也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釋文倍步內反敝音弊本亦作弊）

鄭氏曰又爲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驗也疵病也愚謂禮者所以治政安君禮失故政不正而君位危謂操柄失而無以自安其身也倍謂悖逆而犯上則非徒君與臣同國矣若魯季氏之逐君是也大臣既倍其君則小臣亦盜竊國政若魯陽虎之專政而囚季桓子是也

政出於下而人心不服故督以威嚴而刑肅民志不定故上下乖離而俗敝刑罰既肅風俗又敝則舊法不足以防姦而至於更張而無常列謂陳列也法者所以輔禮本以無禮而至於法無常而法無常則禮益無列蓋其彼此相因之勢然也上無禮則下無學故士游談而不事刑罰濫則民離心故怨畔而弗歸此節又承上文而言治國無禮則非獨君危於上而其疵病又及於士民也如此則國之不亡者幸而已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　孫希旦集解

禮運第九之二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
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
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藏猶託也藏身謂身之所託以安也殽效也命謂政令
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體謂之地命降於社謂政令
之本於地而降者也下三句放此五祀五行之神左傳
社稷五祀是尊是奉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是也蓋政
者禮而已矣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鬼神體物
不遺而祖廟之降格山川之生物五行之流播則其性
情功效之尤顯者也自仁率親自義率祖故仁義出於

祖廟山川者人之所取材故興作出於山川五行者見
象於天爲五星分位於地爲五方行於四時爲五德稟
於人爲五常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散於
飲食爲五味是天下之制度莫不本之故制度出於五
祀聖人之爲政其所效法者如此此所以政無不治而
所以託其身者安固而不可危也○此下二節申言聖
人承天道之意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
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
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釋文樂音岳又音洛又五孝反治也直吏反
參於天地並於鬼神猶中庸言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之
意言聖人效法於天地鬼神而參擬之比並之以求其

合也樂如孟子君子樂之之樂天地鬼神之道具於吾
身是聖人之所存也有以處之而率履不越則禮無不
序矣天地鬼神之道見於政治是聖人之所樂也有以
玩之而鼓舞不倦則民無不治矣天生四時地生貨財
父生師教四者各不相兼兼是四者而使之各得其正
者君之責也故君必正身立於無過之地而與天地合
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禮序而民治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
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
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
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釋文養羊尚反
又如字分扶問反後皆同○明舊讀如字陳氏澔云三明字皆當作則今從之
所則爲人所取法也則人取法於人也所養謂食於人

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事人謂役於人也爲人所則
所養所事者君之分也則君養君事君者民之分也禮
由分出分以禮顯故人皆知尊君親上愛其死而患其
生蓋合禮而死則死賢於生違禮而生則生不如死也
○自此以下至舍禮何以哉申明治人情之意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釋文知音智去羌呂反後皆同
知者易於詐勇者易於怒仁者易於貪惟禮達分定而
民知嚮方則有以去其氣質之偏而全其德性之美故
用人之知而能去其詐用人之勇而能去其怒用人之
仁而能去其貪也朱子曰人之性易得偏仁善底人便
有貪便宜意思廉介多是剛硬底人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釋文變音辨出

註○陳氏變如字今從之
陳氏祥道曰社稷天子之社稷也故君死之則義而正
宗廟已之宗廟也故大夫死之則非義而變也然則大
夫之義而正者如之何曰死家而已愚謂國君與社稷
共存亡故死社稷者謂之義大夫得罪於君則當出亡
若致死以守宗廟則謂之變若鄭之伯有晉之欒盈是
也蓋大夫死宗廟乃誤用其勇而至於怒者惟不明於
上下之分故也禮達分定則有仗節死義之風而無作
亂犯上之禍矣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
釋文耐音能辟婢亦反
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禮達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則是天下雖遠而民

之親其君不啻父子兄弟之相親愛如一家之人也中國雖大而下之趨上不啻手足頭目之相捍衛如一人之身也意之者謂以私意測度不能實知其理之所以然也辟猶通也聖人於人之情義利害知之無不明故處之無不當而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也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釋文惡烏路反下皆同弟如字下音悌長丁丈反）

孔氏曰昭二十六年左傳云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則彼云樂此云愛則彼云好也六情之外增一懼爲七陳氏祥道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聞

門之義長惠幼順鄉黨之義君仁臣忠朝廷之義愚謂愛謂相親愛如父愛子子愛父是也欲謂貪欲如目欲色耳欲聲是也中庸言喜怒哀樂左傳言喜怒哀樂好惡爲六情此言喜怒哀懼愛惡欲爲七情蓋人值所好則喜值所惡則怒得所愛則樂失所愛則哀而於所怒所哀之將至而未至也則懼故總之爲四析之則爲六又析之則爲七也十義先父子而後兄弟夫婦先尊而後卑也先兄弟而後夫婦先天合而後人合也先閨門而後鄉黨先鄉黨而後朝廷先近而後遠也情不治則亂義不治則壞信睦非講且脩則廢爭奪非尊尚辭讓則不能去此四者非禮則無以治之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

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釋文度大洛反見賢遍反
馬氏睎孟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欲之甚也故曰大欲存焉
欲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惡之甚也故曰大惡存焉哀怒哀
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
之大端愚謂情者心之所發心者情之所具情雖有七
而喜也愛也皆欲之別也怒也哀也懼也皆惡之別也
故情七而欲惡可以該之故曰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
心之欲惡不可見而惟禮可以窮之蓋見其所爲之合
禮則知其情之美矣見其所爲之悖禮則知其情之惡
矣窮之而後能治之而爭奪之患息矣治之情治則人義無不脩信睦之風敦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徐氏師曾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

彙之根柢此天地之實理而爲生人之本也理一而已
動而爲陽陽變交陰靜而生陰陰合交陽此實理之流
行而爲生人之機也由是二氣凝聚陰靈爲鬼聚而成
魄陽靈爲神聚而成魂此實理之凝成而人於是乎生
矣形生而四肢百骸無有偏塞五行之質之秀也此實理之全
而聰明睿知無有駁雜五行之氣之秀也此實理之全
具而人之所以靈於物也愚謂天地之德以理言陰陽
鬼神五行以氣言人兼此而生周子所謂太極之眞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也魂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陰陽之
交指其氣之初出於天地者而言鬼神之會指其氣之
已具於人身者而言天地之生人物皆予之理以成性
皆賦之氣以成形然以理而言則其所得於天者人與
物未嘗有異以氣而言則惟人獨得其秀此其所以爲

萬物之靈而能全其性也○自此以下至故人情不失明人情之本於天道而本天道者之所以治人情也故天氣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釋文播於五行四時本亦作播五行於四時

秉持也竅孔也垂者在上而照臨乎下也竅者在下而通氣乎上也播分散也播五行於四時者春爲木夏爲火秋爲金冬爲水而土則寄王於四季也三五而盈自朔以至望也三五而闕自望以至晦也四時分而爲十二月而月弦望晦朔於其中五行之氣和則四時之序順而月之弦望晦朔無不如期而生矣李氏光地曰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之間

如雷電風霆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鬱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生化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曰月以爲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毓陰之孕故月雖懸象於天而實地類故既經緯日星以佐四時寒暑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胎育羣英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釋文迭大計反又田結反竭義作揭其列反○陳氏陸氏竭如字鄭氏曰竭猶負載也孔氏曰物在人上謂之負戴氣之

過去者下亦負載之陳氏祥道曰竭猶所謂休也休則
有王故竭則有盈陸氏佃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
則水竭愚謂此包下文四節而言蓋四時固五行之所
播而五聲五味五色亦莫非五行之所分著其流行變
動皆迭相爲休王也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 釋文還音旋下同

五行各以其時之王者爲本春木王夏火王季夏土王
秋金王冬水王是四時各有其本也然春三月皆木而
正月爲寅二月爲卯三月爲辰是十二月又各有其本
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鄭氏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陽管曰律陰曰呂布十
二辰始於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
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孔氏曰十二管
更相爲宮以黃鐘爲始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大簇
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
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
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
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律相生至中呂而畢黃鐘爲第
一宮下生林鐘爲徵上生大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
生姑洗爲角林鐘爲第二宮上生大簇爲徵下生南呂
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鐘爲角大簇爲第三宮下
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鐘爲羽上生蕤賓
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鐘爲商上
生蕤賓爲羽上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鐘
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

鐘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夾鐘爲角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鐘爲羽下生無射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鐘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中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鐘爲徵下生無射爲羽上生黃鐘爲角夾鐘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中呂爲商上生黃鐘爲羽下生林鐘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爲徵上生黃鐘爲商下生林鐘爲羽上生大簇爲角中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鐘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大簇爲羽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律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朱子曰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爲變徵自此下生餘分不可損益故立均之法至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爲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又曰十二律相生至仲呂而窮自仲呂復上生黃鐘不及九寸於是有變律又曰十二正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不和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朱子變律半律之說其詳見於儀禮經傳通解鐘律篇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釋文和戶卧反

鄭氏曰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是爲六和愚謂十二食十二月之所食也質猶本也旋相爲質者如春三月則以酸爲質夏三月則以苦爲質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五色謂青赤黃白黑五方之色也加以天元爲六章考工記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是也十二衣十二月之所衣也旋相爲質者如冕服則以元爲質皮弁服則以素爲質也蓋五味有四時之分而無每月之別若衣則因事而服冕服以祭韋弁以兵皮弁以朝並無四時之異月令春衣青夏衣朱秋衣白冬衣黑乃秦法耳此因上文言十二月十二律故以十二衣配而言之謂以五味六和於十二律故以十二食十二衣之以五色六章於十二月衣之耳若必於衣食求其十二之說則鑿矣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釋文別彼列反被皮義反徐扶義反

天地之心謂天地所主宰以生物者卽上文天地之德也人物各得天地之心以生而惟人之知覺稟其全故天地之心獨於人具之而物不得與焉端緒也五行之性不可見自人稟之以爲仁義禮知信然後其端緒可見也五味六和物不能備也而人則盡食之五聲六律物不能辨也而人則能別之五色六章物不能全也而人則兼被之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溯其有生之初而言其稟義理之全食味別聲被色而生據其既生之後而言其得形氣之正也不言陰陽鬼神者五行一陰陽而陰陽之良能卽鬼神也言五行則陰陽鬼神在其中矣此以結上文七節之意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

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釋文柄本又作枋兵命反量音亮畜許又反下同
則法也以天地爲本者道之大原出於天聖人之所效
法莫非天地之道也端首也以陰陽爲端者仁育萬物
法陽之温義正萬民法陰之肅聖人之政治以二者爲
端首也柄者工之所執也以四時爲柄者四時有生長
收藏聖人執而用之以爲作訛成易之序也以日星爲
紀者歲有四時而日星運行乎其間若綱之有綱而又
有紀聖人因之以爲紀若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
而出之龍見畢務水昏正而栽之類是也月以爲量者
十二月各有分限聖人因之以爲量孟春則有孟春之
令仲春則有仲春之令也鬼神以爲徒者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聖人之功用與天地之功用並行迭運若
相爲徒侶然也五行以爲質者制度出於五行聖人凡
有興作必以此爲質幹而因而裁制之也禮義以爲器
者聖人用禮義治人情猶農夫用耒耜之器以耕田也
人情以爲田者人情爲聖人之所治猶田爲農夫之所
耕也四靈以爲畜者四靈並至聖人養之若養六畜然
也吳氏澄曰上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此言聖人
制禮以治人亦取法於天地陰陽五行也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
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
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
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
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鄭註藝或爲倪
萬物皆天地之所生故以天地爲本而物可舉也人情
不出乎陰陽二端故以陰陽爲端而人情可睹也生長

收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皆勸勉也列謂以次第陳列之也敬授人時各有早晚故事可次第陳列也藝謂事之分限後云協於分藝藝之分皆此義也月以爲量則十二月之政各有分限而不相踰越矣鬼神體物不遺以鬼神爲徒則事皆有所循以守矣復者終而復始之意五行循環迭運以五行爲質則事之已終者可復矣考成也以農器治田則農功成以禮義治人則事行成與主也田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爲主聖人以人情爲田而其情不至於荒廢故人以爲與四靈爲羣物之長既爲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而至得以充庖廚故飲食有由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釋文鮪于軌反淰音審徐舒冉反畜字又作獝況必反狘況越反）孔氏曰淰水中驚走也獝驚飛也狘驚走也魚鮪從龍鳥從鳳獸從麟其長既來故其屬見人不驚走也龜知人情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方氏慤曰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之四靈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鄭註繒或作贈　釋文瘞於例反一音於器反繒本又作增同似仍反又則登反瘞埋也繒帛也瘞帛以降神地祇之祭也宣祝嘏辭說宗廟之祭也二者皆列祭祀之事也制度城郭宮室車旗之屬也秉蓍龜以決其嫌疑列祭祀以盡其昭假而禮達於上矣設立制度以治民而禮達於下矣御治也

惟上下一於禮故官有所御而事得其職所行之禮莫不順其次序也○自此以下申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之意而極言其功效之盛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釋文儐皇音賓瞽音鼓侑音又反朝直遥反

此承上節而申言先王以禮自治之事也天地祖廟山川五祀先王之所效法以爲政治故還本其功而報之尊天故祀之於郊定天位所謂祀於南郊就陽位也國謂國中也親地故祀之於國列地利謂陳列其養人之功而報之也於天曰定天位於地曰列地利互見之也

本仁謂本於仁恩之意也祖廟山川五祀皆鬼神獨於山川言之者亦所以與上下爲互也本事謂本制度之所自出而報之也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而行禮必自上始故其致謹於祭祀以報功於神祇追孝於祖考者如此前巫者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是也後史者君舉必書記言記動之史恒從王而在後也瞽樂官也侑勸也王有疑則卜筮食則樂官以樂侑也先王以禮事天地鬼神而行禮又有其本故宗祝在廟以相其禮三公在朝以論其道三老在學以乞其言巫以邻其不祥史以記其言動卜筮以助其明智瞽侑以導其中和其環列於前後左右者無非所以格其非心而納諸軌物王則中心無所作爲而絶乎人欲之擾所守得其至正而循乎天理之則蓋不待登壇場秉圭鬯而齊戒神明

之德固已默通於鬼神矣是以郊焉而格廟焉而享而
其效如下文之所言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
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
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百神天之羣神也受職各率其職也極盡也謂可盡得
而用也服行也孝慈服言天下化之而服行孝慈之道
也正法則言法則得其正也不言山川興作者法則中
包之也義以理言禮以文言脩者禮也義因禮而見故
曰義之脩藏者義也禮因義而起故曰禮之藏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
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釋文大音泰
大者極至之名一者不貳之意大一者上天之載純一
不貳而爲理之至極也分而爲天地而乾坤之位以定
轉而爲陰陽而動靜之氣以行變而爲四時而春夏秋
冬錯行不悖列而爲鬼神而屈伸變化體物不遺降猶
降衷之降其降曰命者言天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則
謂之命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官主也其官於天者言此
所降之命莫非天之所主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此此
一節以天理之本然者言之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禮制行焉者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
朝聘釋文冠古亂反○養鄭讀爲義王肅如字今從王
此乃言聖人制禮之事也天者禮之所從出故聖人之
制禮莫不本之動而之地而爲朝廟鄉黨之異列而之

事而爲吉凶軍賓之分變而從時而或損或益之各有所宜協於分藝而大事小事之各有其稱其居人也曰養者言禮之在人所以養其身心而非以煩苦天下也貨力飲食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文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者行禮之事人之行禮如此乃禮達於下之實也蓋先王之於禮既已履之於身以先天下而其所以教人者又皆出於天理之本然而卽乎人情之所安此其所以行之而無弗達也馬氏睎孟曰禮以養人爲本故曰養荀子曰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蓋聖人之道寓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釋文喪息浪反○石經固人下有之字）

肌膚筋骸四者聚而爲身有禮則莊敬曰強惰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而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自此固矣講信脩睦而見於事者無不誠固人肌膚筋骸而動於身者無不莊以明則養生送死以幽則事鬼神亦惟禮義爲大端緒也道出於天先王制禮以達之而秩敘經曲自此而行情具於人先王制禮以順之而喜怒哀樂由此而和竇孔穴也孔穴物之所出入禮亦天道人情之所由以出入也禮所以內治其身心外治其天下國家故壞亂之國喪敗之家死亡之人皆由去其禮而致然

○吳氏澄曰順人情三字爲此條之體要自此以至終篇皆演順字之意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蘗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釋文蘗魚列反

蘗麴也禮所以成人猶蘗所以成酒也蘗厚則酒美蘗薄則酒薄禮厚則其人爲君子禮薄則其人爲小人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方氏慤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本出於人心而或至無禮無義心動而情亂也聖人脩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之情而已愚謂此以申明上文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之義也人情不治則荒穢脩禮以治人情猶農夫用耒耜以耕所以墾闢荒穢也然爲禮而不合乎義則無以各適乎事之宜故必陳之以義然後大小多寡各適其宜猶耕者之因地宜而播種也然非明乎其理則於義之是非或不能辨故必講之以學以去其非而存其是猶耕者之耨所以去稂莠而長嘉禾也然非去人欲存天理則其所講者終非已有故必本之於仁然後德存於心而實有諸已猶耕者之穫而聚之於家也然非有以進之於安則其所本者未必不終失之故必播之以樂歌咏以永其趣舞蹈以暢其機然後所存者洽而可以不失猶耕者之既穫而食免於勤苦而得其安美也蓋先王既脩禮義以治天下又設爲學校使天下之人從事於學問之途者其事如此故其爲君子者既能窮理盡性以進於聖賢其爲小人者亦有以開其知覺復其天良振興鼓舞遷善而不自知此先王以禮義治人

情之備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陳氏澔曰實者定制也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於義而合雖先王未有此禮可酌於義而創爲之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

陳氏澔曰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於外者以義爲分限之宜必之發於內者以義爲品節之度協於藝者合於事理之宜也講於仁者商度其愛心之親疎厚薄而協合乎行事大小輕重之宜一以義爲之裁制焉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之者強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陳氏澔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故爲義之本是乃百順之體質也元者善之長體仁足以長人故得之者尊上文言禮者義之實此言仁者義之本實以散體言本以全體言同一理也張子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猶之木也從根本至枝葉皆生意此全體之仁也自一本至千枝萬葉先後大小各有其序此散體之禮也而其自本至末一枝一葉各得其宜者義也吳氏澄曰順乎天理畧無違逆中節之和也由全體之中發而爲中節之和全體之中仁也大用之和順也故仁爲順之體愚謂此三節皆所以明禮義與仁其相資而不可闕者如此以申上文脩禮以耕陳義以種本仁以聚之意不言講學播樂者蓋學者仁義禮之所藉以講明樂者仁義禮之所由以精熟不在三者之外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何休注公羊云弗者不之深也）

吳氏澄曰此反解上文而以順爲極也治國謂治一國之人情合之以仁謂合聚衆理於一心仁而未能安是猶與仁爲二也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仁爲一矣仁者體之全於內順者用之達於外仁之體雖全而順之用未達猶內腹雖充而外體未肥故必達於順而後爲禮義治情之極功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鄭註車或爲居）

四體既正者天君泰然而手容恭足容重無不從令也膚革充盈者睟面盎背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也父慈子孝故父子篤兄良弟故兄弟睦夫義婦聽故夫婦和大臣法則必不至於倍小臣廉則必不至於竊官職相序小宰所謂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以敘正其位進其治作其事制其食受其會聽其情也君正其臣以道揆率其下臣正其君以法守事其上車以載物天子之德所以容載天下故曰以德爲車樂以導和而感人爲深天子之德所以無所不達者賴有樂以導之猶車之恃御以行也故曰以樂爲御以禮相與謹於邦交

而大能字小小能事大也以法相序大宰職所謂以八法治官府而官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皆秩然而不紊也以信相考而朋友之義篤以睦相守而鄉閭之情親蓋以禮義治人情而其功效之極至於如此前言禮義者人之大端而以講信脩睦三條申言其說此獨以養生送死事鬼神言之者蓋大順即順天道達人情之意諸侯以下以禮相與以法相敘以信相考以睦相守即講信脩睦之事四體既正膚革充盈則視所謂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又有進矣獨養生送死事鬼神之意未顯故舉此以結之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釋文苑于粉反繆音謬○間如字

陳氏澔曰以大順之道治天下則雖事之大者積疊在前亦不至於膠滯雖事之不同者一時並行亦不至舛謬雖小事所行亦不以微細而有失也雖深宦而可通達雖茂密而有間謂有中間也兩物接連而相及則有彼此之爭兩事一時而俱動則有利害之爭不相及不相害則無所爭矣此泛言天下之事有大有細有深有茂有連有動而自然各得其分理者順之極至也愚謂危即前政不正則君位危之危必明於順而後能達於順達於順而後能治政安君以爲藏身之固而不至於危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釋文殺所戒反徐所例反

徐氏師曾曰貴賤有等故禮制不同宜儉者不可豐宜

隆者不可殺凡此禮制之順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驕縱
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愚謂此申上明於順然後能守
危之意蓋君位之危皆起於下陵而上替而陵替之患
皆由於人情之驕縱禮有豐殺之節所以維持人情和
合上下而使之各安其分也上專以君位言之故曰守
危此兼以上下言之故曰合危然禮之順非一而不豐
不殺者特其一端耳故下文又以順之事廣言之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做
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
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
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
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其餘
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

義體信以達順故句此順之實也釋文當丁浪反孽又作
本又作醴音禮椒素口反徐總會
反本或作藪窺本又作闚去規反
鄭氏曰小洲曰渚高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
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安其所不易其利以勞敝之
也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是也
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
納火也用金謂北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
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合男女謂媒氏令男三
十而取女二十而嫁須爵位謂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
祿也用民必順不奪農時也昆蟲之災螟螣之屬無災
疾者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天不愛其道三句言嘉瑞
應人情至也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飭也馬圖謂龍

馬負圖而出孔氏曰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鈎註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鈎不揉治而自圓曲方氏慤曰五行獨不言土以飲食見之飲食土所生也愚謂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因乎地利而順之也用水火金木飲食之事甚廣鄭氏所言特舉舉其一端耳合男女須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因乎人情而順之也自此以下皆言順之所感而應也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順之所感始於無哉害而終於致嘉應由淺而深也山出器謂出自然之器鄭氏所謂銀甕丹甑是也山出車謂出自然之車孔氏所謂山車垂鈎是也烏不獝而巢在下故可俯而闚其卵獸不狘而近人故可俯而闚其胎天不愛其道者風雨

節而寒暑時而天降膏露則不愛其道之至也地不愛其寶者五穀稔而貨財殖而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則不愛其寶之至也人不愛其情者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而仁心足以感鳥獸則不愛其情之至也無故無他故也脩禮以達義者外脩禮制而達之天下無不宜體信以達順者內體誠實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義者禮之理禮者義之實惟脩禮而後能達義信者盡已之忠順者循物之信惟體信而後能達順也然所謂大順者亦不外於以禮義治人情而致之則脩禮達順亦非有二事矣夫子感當時之衰而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而爲子游言禮義治天下其體信達順至於如此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使夫子而得行其道其功效固如此也嗚呼盛矣朱子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

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
又曰信是實理順只在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
是致和底意思

邑後學唐顧仲校栞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禮器第十之一　別錄屬制度

此篇以忠信義理言禮而歸重於忠信以內心外心言禮之文而歸重於內心蓋孔子禮樂從先進禮奢寧儉之意禮運言禮之行於天下而極其效於大順由體而達之於用也此篇言禮之備於一身而原其本於忠信由外而約之於內也二篇之義相爲表裏○方氏慤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愚謂此以禮器名篇亦以其在簡端耳非有他義也諸家多從禮器二字立說似非本旨今姑錄方氏之說以備一解云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

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釋文錯七路反本又作措又作厝音同

禮經緯萬端人能以禮爲治身之器則於百行無所不備而其德盛矣禮之爲用能消人回邪之心增人質性之美而盛德充實於內矣措諸身則無不正施諸事則無不達而盛德發見於外矣箭竹之小者筠竹之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竹箭有筠以貞固於其外松柏有心以和澤於其內二物於天下有此大節故能貫乎四時而枝葉無改其在人身則禮之釋回增美以充其德於內者猶松柏之心禮之措正施行以達其德於外者猶竹箭之筠故君子有禮則外而鄉國無不和諧內而家庭無所怨悔人歸其仁神歆其德遠近幽明無不感通亦猶松柏之不改柯易葉也○鄭氏云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脩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似以此篇爲承上篇而作然上篇語意已盡此篇之義與上篇不同而其文體亦別非一人所作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石經無有文二字

忠信謂存諸心者無不實故爲禮之本義理謂見於事者無不宜故爲禮之文無本則見於事者爲虛願故禮不行釋回增美者所以立其忠信之本措正施行者所以達其義理之文此一節乃一篇之綱領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孔氏曰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睹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事君子行禮必仰合天時俯會地理中趣人事天時有生者若春薦韭卵夏薦麥魚是也地理有宜者若高田宜黍穢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官有能者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物曲有利者若麴蘗利爲酒醴絲竹利爲琴瑟是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冬瓜夏橘及李梅冬實之屬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君子不以爲禮是不合人心鬼神弗饗是不順鬼神也方氏慤曰

以陽生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午故祭地於夏之日至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以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爲簠簋之實水土之品足以爲籩豆之薦貨無常以示遠物之致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以設於地財者也以天之高故燔柴於壇以地之深故瘞埋於坎以魂氣歸於天故焫蕭以求陽以形魄歸於地故祼鬯以求陰此禮所以順於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別故制爲夫婦之禮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爲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爲喪祭之禮莫不有合歡之情故制爲燕饗之禮此禮所以合於人心者也火田必於昆蟲未蟄之時罛羅必於鳩化爲鷹之後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此禮所以理萬物者也禮

本乎天而還以事天出乎人而還以治人則是以天合天以人合人也故曰合地則效法焉故曰設鬼神不可遺也故曰順萬物有成理也故曰理非生於春黍生於秋稻生於冬所謂天時有生也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邱陵宜羽物墳衍宜介物所謂地理有宜也邊豆籩蒙璆戚施直鍾鼖瞶司火瞽矇脩聲所謂人官有能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所謂物曲有利也上言鬼神而下不言以天地兼之也以天所不生者爲禮則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爲禮則逆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逆如此則人官物曲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不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劉氏彝曰君子謂之不知禮者禮以致其敬爲本不求物之所難得也愚謂曲偏也如其次致曲之曲物曲有利言物之材質偏有所利也合於天時五句以制禮之大體言之也天時有生四句又專以行禮之所用言之也上言鬼神而下不言者葢鬼神體物不遺天地之所生養莫非鬼神之所爲不可專指一事爲言也又言天不生地不養鬼神弗饗正以鬼神卽天地之功用而非有二也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釋文殺色戒反徐所例反匡又邱往反應氏鏞曰定國猶立國也愚謂定國之數謂一國所入賦稅之數也經常法也倫次第也地有廣狹年有上下合此二者而定國之數可見矣然後斟酌其禮之次第薄厚以爲行禮用財之常法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因

乎地理之所宜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因乎天時之所生也殺謂穀不熟也匡猶恐也雖凶歉而衆不恐懼以上之制禮有節有餘財以爲凶年之備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釋文稱尺證反後皆同）

方氏慤曰天之運謂之時人之倫謂之順形之辨謂之體事之義謂之宜物之平謂之稱項氏安世曰五者自基大至極細也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釋文革紀力反○革詩作亟聿詩作遹）

禮之因革損益必隨乎時而嬗授放伐尤隨時中之大者也自倫以下皆禮之經而時者乃禮之權非有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不能乘時創制以達天下之大權故禮莫大乎此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革急也猶謀也言文王作豐邑非急於成已之所謀乃所以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引之者言湯武放伐亦所以追堯舜之道事雖異而道則同也嬗授之跡易白而放伐之心難明故引詩以證之如此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王者事天如事親事死如事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與夫子之所以事父事君皆倫常之大者也人道莫大於五倫故順次於時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鄭氏曰天地人之別體也孔氏曰社稷山川是地之別體鬼神是天之別體鬼是人之別體愚謂鬼謂若先帝及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神謂天神日月星辰之屬社稷山川鬼神其祭之之禮由天地宗廟而分猶人之四

體由身而分也三者之祭其尊次於天地宗廟故體次於順

喪祭之用賓客之主於敬此所謂宗廟之道父子之親喪之主於哀祭之主於敬此所謂宗廟之道父子之親也若其所用之財物與夫賓客之交際其事各有所宜者所謂義也喪祭之用於哀敬爲末賓客之交視鬼神爲輕故又次於體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鄭氏曰足猶得也稱謂牲之大小以爲俎此指謂助祭者耳而云百官喻衆也愚謂羔小羊豚小豕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氏謂大夫薦用羔士薦用豚即此羔豚而祭是也百官謂助祭之人皆足謂牲之體骨足以徧及助祭者也蓋薦則助祭者少又牲小而俎骨亦小大牢而祭則助祭者多又牲大而俎骨亦大故羔豚非不足而大牢非有餘由其稱乎大小多寡之分故也蓋禮之得宜爲義就其得宜之中又酌乎多寡大小之分則謂之稱故又次於宜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孔氏曰此一節還明上經稱次之事也以禮主威儀尊卑大小多少質文各有所宜其稱非一故從此以下更廣明爲稱之事諸侯以龜爲寶者諸侯有守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以龜爲寶以圭爲瑞者諸侯之於天子如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圭亦謂之瑞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於羣后是也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家卿大夫也大夫

卑輕不得寶龜故臧文仲居蔡爲僭卿大夫不得執玉
故不得藏圭愚謂以龜爲寶者龜之大者尤神君自寶
之以占國之大事大誥言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衛有
成之昭兆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龜青純皆謂
此也若尋常所用之龍掌於卜人者不得謂之寶也大
夫所卜之龜蓋與卜人所掌者同不得藏此大龜以爲
寶也卿大夫執禽摯雖得爲君執琮圭以聘而不得家
自藏之也臺門謂於門之兩旁築土爲臺高出於門望
之闕然故謂之闕周禮所謂象魏左傳所謂觀臺是也
天子諸侯臺門所以縣法象望氛祲大夫不得爲也○
孔氏曰案三正記白虎通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
大夫八寸彼謂卜龜士亦有龜故士喪禮卜宅是也兩
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

臺門愚謂漢書食貨志云元龜尺二寸此龜之最大者
天子所寶之龜也諸侯一尺卽諸侯所寶之龜也大夫
八寸則尋常所卜之龜與卜人所掌同孔氏所謂卜龜
也然寶龜未嘗不用以卜特非大事不輕卜耳爾雅闍
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孔氏謂築土爲基基上起屋
則榭而非臺矣臺門之設亦與保捍無與○此章言禮
之義有時以下五者此下十章皆以雜明此章之義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說見王制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
下大夫六
鄭氏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
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

而豆六曰其餘著矣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饔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愚謂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八羞豆二合爲二十六天子全用之而公以下遞減焉公食禮下大夫六豆非菹醢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此朝事之六豆也以此差而上之則上大夫全用朝事之八豆諸侯加以饋食之四豆而爲十二諸公兼用朝事饋食之豆而爲十六也聘禮致饔餼堂上八豆西夾六豆皆云非菹醢醢則凡東西夾之豆實與堂上同但其數減於堂上耳○孔氏曰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今案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正羞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故熊氏以爲正羞百二十籩之等皇氏以爲庶羞固非而熊氏以爲正羞百二十籩之等其六豆爲庶羞其義非也愚謂皇氏以天子二十說亦尚未晰周禮膳夫王醬用百有二十籩醢人王舉共齍菹醢物六十籩此謂實於籩而陳之者有此數耳掌客上公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腥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醢醢百有二十罋是豆酏死牢醢醢百二十罋配生牢其所用不同非可合而言之也又醢醢百二十罋皆豆實也若邊實則見於邊人者惟朝事饋食加邊羞邊之實而已初無所謂六十邊者且邊實惟用於飲酒不用於食皇氏邊豆各六

十物之說尤謬而孔氏亦未之辨也○此節所言謂食禮之豆數也若饗神之豆數則王亦全用二十六豆而諸侯朝事饋食加豆皆減其二爲十八豆加以羞豆二爲二十豆五等諸侯同也少牢賓尸惟四豆羞大夫同也又左傳周公閱聘魯饗之有昌歜白黑形鹽閱以備物辨昌歜即朝事豆實之昌本也是天子三公饗禮無昌本而公食大夫禮六豆乃有昌本食法異也又少牢賓尸禮亦有昌菹羞大夫饗燕禮惟用四豆遠降於諸侯故得用昌菹優之也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介副也牢謂主國所致饔餼之牢數也七介七牢侯伯之禮五介五牢侯伯之卿也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卿大夫出聘其介各降其君二等牢數則君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孔氏云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非也周禮掌客王弔臨則共介牲是天子非無介矣左傳吳徵百牢於魯子服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是天子十二牢也天子之介由上公差而上之亦當十二也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釋文重直龍反下同

陸氏佃曰天子之席五重書曰敷重篾席敷重筍席則凡王席重設行葦傳曰設席重席也周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席皆重設是以謂之五重凡禮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筵或謂之席席亦謂之筵也又天子五重諸侯三重筵皆單設席則重也大夫再重有筵則席亦單設無加席則筵蓋重爾公食大夫禮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萑席蓋亦單設大

射儀曰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此筵亦重設也是以謂之重席而鄭謂公食大夫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是不知司几筵加繅席重設主諸侯三重言之公食大夫加萑席主大夫再重言之萑席單設而已愚謂凡席以一爲一重司几筵王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繅席次席皆重設并莞筵爲五重也書言敷重篾席篾席即次席也據其在上之席而言重則繅席亦重可知又司几筵諸侯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繅席亦重設則三重也大夫之席則公食記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筵與席皆單設則再重也鄉飲酒鄉射禮蒲筵布純士冠禮蒲筵二在南是士席蒲筵而已○熊氏謂天子之席五重爲大祫之席以司几筵言三重爲時祭之席是不知司几筵之繅席次席皆重設而經爲區別也然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此皆重禮而設席如此其餘事當有差降顧命有篾席底席豐席筍席蓋天子之席其加於上者有此四種各因禮之重輕而用之也天子如此則諸侯之席以莞筵加繅席爲三重者亦惟祭祀饗射大禮用之而其餘當有所降也又公食大夫禮蒲筵加萑席爲再重大射禮賓有加席蓋與公食禮同至燕禮之賓大射及燕禮之卿大夫則無加席又鄉飲酒禮大夫再重再重者一種席而重設之也是大夫之席隆殺有三等則天子諸侯設席之重數亦必以禮之輕重爲隆殺有三矣○司几筵諸侯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國賓謂諸侯爲賓者鄭氏兼諸侯來朝

孤卿大夫來聘者言之非也大夫之席蒲筵加崔席公食禮有明文孤卿之席蓋亦與此同以五等諸侯無異席推之可知也然大夫席再重而鄉飲酒禮公三重者蓋以一種席爲三重與諸侯之三重不同鄉飲酒又云公升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則不過暫設以優之而究亦止於再重而已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

鄭氏曰重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愚謂士喪禮陳器抗木之上又有折蓋古之爲椁累木於棺之四旁而上下不周故其下藉之以茵既下棺加折於其上次加抗席次加抗木茵也折也抗席也抗木也四者備爲一重由士禮之一重者推之則所謂再重三重五重者皆可見矣翣形如扇以木爲匡衣以白布而畫之在路以障柳車入墳以障柩喪大記曰君牆翣二黼翣二畫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周禮縫人註云漢制天子有龍翣二是天子諸翣牆翣黼翣畫翣各二爲八翣也○

鄭氏謂上公四重無據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釋文犢音獨本亦作特）

鄭氏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孔氏曰爲賓用介天子以四海爲家既不爲賓客故無介謂無以客禮陳擯介也其實餘事亦有介故鬯人共介鬯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鬯也特一也天神尊貴質故止一牛也諸侯事天子

如天子事天故天子巡守適諸侯境上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愚謂兩君相見列擯介以交辭天子無客禮故雖有介而不陳之以交辭故曰無介膳謂殷膳也掌客王巡狩殷國國君膳以牲犢於祭天言特牲於膳天子言犢互見之也宗廟社稷用大牢而祭天惟特牲諸侯之禮殷膳大牢而天子惟用犢皆貴少也

諸侯相朝灌用鸞鳥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釋文朝直遙反

灌獻也灌用鸞鳥者朝享禮畢主君酌鸞鳥之酒以禮賓也大行人上公王禮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諸侯相朝之禮亦然無籩豆之薦者凡獻酒必薦籩豆惟鸞鳥之灌則無之蓋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不敢以此褻之也脯籩實醢豆實大夫聘禮之以醴而加以脯醢則有籩豆之薦矣是貴其無籩豆之少卑其有籩豆之多也○孔疏謂祭天無鸞鳥諸侯膳天子亦無鸞鳥爲尊諸侯相朝用鸞鳥爲卑非也鸞鳥之灌天子宗廟固用之矣特祭天不用耳且諸侯殷膳大牢亦未嘗有鸞鳥也祭天特牲對社稷宗廟用大牢而言天子適諸侯膳以犢對諸侯殷膳用大牢而言此節又自以朝聘相對爲義與上文初不比附未嘗以鸞鳥之有無別多少也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

孔氏曰食猶飧也天子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一飧諸侯德降天子故再飧大夫士德轉少故三飧食力謂工商農庶人之屬以其無祿代耕陳力就業乃得食故呼食力此等無德以飽爲度故飧無數愚謂食一口謂之

一飯再謂連食二口三謂連食三口也孔氏以一飯再飯三飯爲告飽之節非也特牲禮尸三飯告飽侑至七飯少牢禮尸七飯告飽侑至十一飯是飯之侑皆以四爲節則諸侯九飯告飽侑至十三飯天子十一飯告飽侑至十五飯也少牢禮上佐食舉牢肺正脊授尸尸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乃又食是士三飯告飽須侑乃舉牢體再食大夫三飯雖未告飽亦連食三口則止舉牢體乃再食也天子禮極文故食一口即止舉牢體乃再食諸侯禮稍簡故食二口則止舉牢體乃再食大夫士禮又簡故食三口則止舉牢體乃再食也食力無數者禮不下庶人也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繁音煩）

鄭氏曰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鴈纓孔氏曰殷質以木爲路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市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市一成車既樸素故馬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供卑用故就多方氏慤曰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爲大多者爲次周則以多爲貴故玉路十有二就再就郊特牲言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彼謂繼先路之次路也此言七就謂繼次路而又次者也周路有五則殷固不止於三路矣

圭璋特琥璜爵（釋文琥音虎又作虎璜音黃）

鄭氏曰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琥璜爵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孔氏曰圭璋玉中之貴也特謂不用他物媲之也聘禮曰聘君以圭夫人以璋典

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以相見及朝天子是圭璋朝聘以爲瑞皆無幣帛表德特達不加物也若聘禮行享之時則璧以帛琮以錦是加束帛又小行人云以玉合六幣圭以馬註云二王之後享天子璋以皮註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惟圭璋特升亦是圭璋特義也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至酬酒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也案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饗以酬幣致食以侑幣鄭云禮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則諸侯於聘賓唯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也愚謂圭璋特有二義朝聘用圭璋無束帛之藉一也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皮馬不上於堂二也上是正義下是兼義半圭曰璋爲虎形曰琥半璧曰璜

鬼神之祭單席

孔氏曰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溫故也愚謂此謂祭外神之席若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是也其宗廟之祭則司几筵祀先王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皆不單也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鄭氏曰謂君揖之孔氏曰特獨也旅衆也君出路門視諸臣之朝若大夫則君人人揖之若士則不問多寡而君衆共一揖之也大夫貴故人人得揖士賤故衆共得一揖是以少爲貴此諸侯所尊者少故大夫特士旅之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故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

等旅揖士旁三揖是也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釋文量音亮皿命景反字林音猛）

方氏慤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自上公至子男以九以七以五爲節此宮室以大爲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俎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爲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椁則周於棺此棺椁以大爲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此邱封以大爲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愚謂器皿以大爲貴若天子之弓合九成規諸侯合七成規大夫合五成規牛鼎之扃三尺膉鼎二尺之類至車之淺深廣狹其制有定君路曰大路特尊其名耳

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釋文散悉旦反）

鄭氏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陸氏佃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愚謂獻謂獻尸也君夫人獻尸以爵諸臣爲加爵用散明堂位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是也是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也案特牲禮兄弟子舉觶於其長爲旅酬之始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爲無算爵之始而無舉角之事特牲禮主人獻尸以角又郊特牲云舉觶旨角詔妥尸此雖皆用角然與卑者舉角之義不相當疑天子諸侯尸有旅酬之禮酬尸用觶而爲尊者之所舉至賓與兄弟相酬避尸之所用故旅酬降而用角而

爲舉者之所舉與○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觶本作觚鄭氏云當作觶三升是爵與觶以木爲之觚角散亦皆木爲之可知朱子紹興禮器圖爵範銅爲之蓋後世之制耳其形製則朱子圖謂兩柱三足有流有鋬者當得之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孔疏謂柄爲尾卽朱子圖所謂鋬也聶氏崇義云今祭祀之爵刻木爵立方板上失之矣然其圖乃仍爲爵立方板誤也觚爲稜角故謂之觚周禮罍人凡醢事用散尊鄭氏謂無飾曰散然則散爵亦無飾者也散爵無飾則爵觚觶角皆刻畫爲飾矣天子諸侯之爵飾以玉謂之玉爵飾以瑤謂之瑤爵其角與散或以璧飾之謂之璧散璧角大夫士所用之爵蓋但有疏刻而無他飾與

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釋文甒音

武

鄭氏曰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易曰尊酒簋貳用缶愚謂子男饗禮五獻五獻之尊饗子男所用之尊也瓦甒卽燕禮之瓦大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聘禮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是甒與大皆可以盛醴又皆瓦爲之其爲一器無疑此瓦甒蓋亦以盛醴以爲君尊壺與缶皆以盛酒壺以爲卿大夫之尊缶以爲士旅食者之尊也燕禮兩方壺在東楹之西以爲卿大夫士之尊兩圜壺在門西以爲士旅食者之尊此兩君相饗故惟君尊設於堂上而卿大夫士之尊設於門內士旅食者之尊設於門外也燕禮卿大夫士之尊爲方壺士旅食者之尊爲圜壺豈所謂圜壺者卽缶與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

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堂九尺謂堂廉至地之度也天子堂九尺而階九等盡
等至堂復爲一級則每等不及一尺也諸侯堂七尺階
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
至敬謂祭天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埽地卽墠也祭法
曰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周禮大司樂圜鍾爲宮於
地上之圜丘奏之函鍾爲宮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蓋天
地之祭燔柴瘞埋及奏樂皆於壇而行祭禮則在墠也
陳用之謂祭天無兆非也祭天之所中爲圜壇壇下爲
墠墠外有壝壝卽兆也郊特牲言兆於南郊是也小宗
伯但言兆五帝不言兆上帝地祇蓋舉其次以明其上
大宰言祀五帝掌誓戒具脩等事而不言上帝亦此義

也
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埽禁此以下爲貴也（釋文埽於據反）
鄭氏曰廢猶去也埽斯禁也謂之埽者無足有似於埽
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埽禁如今方案隋長局
足高三寸孔氏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司尊彝鬱鬯
之尊用舟以承之犧象等六尊皆不用舟又燕禮諸侯之
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埽及禁皆長四尺廣二尺四
寸深五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茗華爲飾埽上有四周
下無足似木畚之埽故因名爲埽此謂之埽鄉飲酒禮
謂之斯禁禁局足高三寸刻其足爲褰帷之形謂之禁
者因爲酒戒也玉藻云大夫側尊用埽士用禁鄉飲酒
大夫禮云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士冠禮士昏禮
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

禮樂賢從大夫也特牲士禮而云揔禁在東序祭尚厭飫不爲神戒也愚謂鄭註此記云士用揔禁是禁又名揔禁也特牲禮揔禁在東序鄭註云祭尚厭飫故與大夫同是揔禁卽揔二註不同疑此註爲是蓋上之四周者謂之揔揔下之足謂之禁大夫之揔無足故但謂之揔鄉飲酒禮謂之斯禁斯滅也斯禁言其切地無足也士之揔有足故謂之禁又謂之揔禁特牲禮揔禁饌于東序是也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釋文卷本又作袞同古本反熏字又作纁許云反）

孔氏曰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袞諸侯以下文稍少也上公亦袞侯伯鷩子男毳

孤卿希大夫元　士爵弁元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者熊氏云諸侯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孤希冕而下其中有黻特舉黼黻而言耳詩采菽云元袞及黼是特言黼也終南篇云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釋文繅本又作璪亦作藻同子老反）

藻雜采也冕以雜采絲繩爲旒天子之冕藻五色而云朱綠藻者謂五采之中有此二色也十有二旒十二章之服之冕也諸侯九旒謂上公也上大夫七者天子之卿六命加一命而爲侯伯則鷩冕七旒也下大夫五者天子之中下大夫四命加一命而爲子男則毳冕五旒也士三者天子之上士元冕三旒也○孔疏以此爲夏殷制謂周家冕旒隨命數士但爵弁無旒非也冕旒隨命數五等諸侯則然爵弁無旒諸侯之士則然而非可

以論天子之卿大夫士也王制三公一命衮三公八命加一命而服衮冕九旒則三公之不加命者宜服鷩冕矣以此差之則孤卿六命宜服毳冕加一命爲侯伯則服鷩冕七旒也大夫四命宜服希冕加一命爲子男則服毳冕五旒也大夫希冕則上士元冕宜矣若天子三等之士但服爵弁則自希冕以下頓降二等非禮之差次也希冕三旒則元冕宜一旒而曰士三者蓋冕必有旒而一旒不可以爲飾故進而與希冕同禮窮則同也司服冕之服有六而弁師僅言五冕蓋以冕配服則爲六而弁師僅言五則希冕服元冕服同冕可知矣

敬無文父黨無容

至敬無文者謂祭天襲大裘而不裼也衣以裼爲文以襲爲質容謂趨翔爲容士相見禮曰庶人見于君不爲

容進退走父黨至親故見之不爲趨翔之容也

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鬠樽杓此以素爲貴也（釋文琢字又作琢丁角反大羹音泰和胡卧反越音活犧鄭素何反王如字幎本又作冪又作鬠莫歷反樽章善反又市戰反杓市灼反○鄭註鬠或作幕）

鄭氏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樽白理木也孔氏曰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也但杼上終葵首而無琢桓蒲之文尚質之義也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大羹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爲犧牛之形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婆尊疏屬也鬠覆也以麤布爲巾以覆尊也冪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陸氏佃曰凡木不飾爲樽樽樽杓是也若龍勺疏勺蒲勺則於勺加飾

矣愚謂大路素者謂祭天之大路質素而無金玉之飾也越結也結草爲席謂之越席禮運言越席謂祭宗廟之席結蒻蒲莞爲之者也此言越席與大路連文謂祭天之席結蒻蒲爲之者也犧尊阮氏禮圖云畫以牛形周禮先鄭註謂以翡翠爲飾聶氏禮圖云禮器犧尊在西注云犧周禮作獻又詩頌毛傳說用沙羽以飾尊然則毛鄭獻沙二字讀與婆娑之娑義同皆謂刻鳳凰之象於尊其羽形婆娑然又詩傳疏說王肅註禮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今按司尊彝雞彝鳥彝虎彝蜼彝犧尊象尊皆以鳥獸名其器則其形製當相似雞彝鳥彝虎彝蜼彝先儒皆以爲刻而畫之爲其象則犧尊象尊亦然阮氏之說是也若如後鄭之說則犧尊與鳥彝無別如先鄭之說則虎彝蜼彝豈亦以虎蜼爲飾耶至謂爲牛形而鑿其背爲尊此雖在古器或有之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雅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然形製詭異置之六彝六尊之列皆不倫未可據以爲古天子諸侯宗廟之所用也疏布所以冪尊以素爲貴但據疏布冪言之因冪而連言尊非以犧尊爲素也杓卽勺也然杓有加於尊而用以酌酒者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是也有加於罍而用以酌水者少牢禮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賈氏士冠禮疏謂勺與枓爲一物是也龍勺疏勺酌酒之勺也犧杓酌水之勺也此節惟大路越席爲祭天之事若大圭則朝日所搢大羹則凡祭皆有之犧尊以下則祭宗廟之禮也疏家見大路乘以祭天遂欲於犧尊犧杓亦以祭天之說通之又以祭天器用陶匏不當用犧尊則謂犧尊爲夏殷禮用

陶爲周禮又以杓爲爵謂祭天爵不用玉皆誤也夏殷質於周夏殷祭天用犧尊而周顧用陶耶祭天器用陶匏以匏爲爵也何以又用犧耶○周禮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六尊以畫布巾冪六彝蓋宗廟有鬱鬯之灌而天地無之故言六尊於上者以其爲祭天地宗廟之所同也言六彝於下者以其爲祭宗廟之所獨也鄭氏解疏布巾謂祭天地尚質解畫布巾謂宗廟可以文果如其言則經文雖簡亦不當止於如此矣禮運言宗廟之禮而曰疏布以冪此又以疏布冪係犧尊言之則疏布冪不專用於祀天亦明矣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釋文殺所戒反又所例反）

孔氏曰省察也禮既有諸事所趣不同不察則無由可知不同謂高下大小文素之異也不豐者應少不可多不殺者應多不可少也馬氏睎孟曰禮歸於稱故豐之而不以爲有餘殺之而不以爲不足愚謂此引禮運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不豐不殺孔氏馬氏之說不同然其義皆通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句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釋文詡況矩反樂五教反○今按樂音洛）

禮之多大高文者皆多之屬也外心謂發其心於外也詡普也偏也物猶事也天地與聖人之德發揚昭著偏於萬物其理至大其事甚博非備物不足以稱之故君子之於禮樂其發見於外而極夫儀文之盛凡以求稱乎德之盛大而已

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

禮之少小下素者皆少之屬也內心謂專其心於內也德產猶德性也致極也天地與聖人德性之極至精深微妙而物無可以稱之故君子之於禮必致愼於幽獨務於在內之致誠而不專事乎外之備物凡以求象夫德之精微而已蓋發揚者德之用天地之大生廣生聖人之位天育物人之所得而見者也精微者德之體天地之於穆不已聖人之至誠無息人所不得而見者也樂其發者由內而推之於外自忠信之本而求盡夫義理之文也愼其獨者由外而約之於內自義理之文而歸極於忠信之本也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釋文樂音洛

孔氏曰內極敬愼而其理可尊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極心於內故外以少爲貴極心於外故外以多爲美方氏慤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愚謂大禮必簡故內心可尊而物少之爲貴稱情立文故外心可樂而物多之爲美是以行禮唯其稱也

禮記卷二十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禮器第十之二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釋文匹士本或作正士攘如羊反

孔氏曰君子大夫以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故祭用大牢而謂之禮匹士士也士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謂之匹攘盜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少牢若用大牢則是盜竊君子之禮愚謂大夫常祭少牢殷祭大牢故大牢而祭謂之禮士常祭特牲殷祭少牢故大牢而祭謂之攘此章以申明前章言宜之義得其宜故謂之禮失其宜故謂之攘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釋文紘音宏棁章悅反依字當

劉校栞

作椵

鏤刻也簋卽敦也特牲禮前云兩敦而後云分簋鉶是簋與敦一器而兩名也周禮九嬪贊玉齊少牢禮有金敦士喪禮有廢敦瓦敦廢敦無足瓦敦無飾則士吉祭敦有飾矣凡飾金次玉象次金然則敦之飾天子諸侯以玉大夫以金士以象與鏤簋謂鏤玉以飾簋也紘屈組爲之繫於弁冕之笄以固冠者天子朱紘諸侯青紘士緇組紘纁邊大夫之紘未聞飾柱頭斗栱也棁梁上侏儒柱也畫山於節畫藻於棁天子之廟飾也濫謂放溢而踰節也鄭氏曰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虌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歐陽氏集古錄曰劉原父得古煮簋於扶風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隋之似龜有首尾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爲龜形與原父所得眞古簋不同也愚謂士喪禮敦啟會面足啟會而猶云面足則是爲龜形者不專在於蓋矣集古錄謂劉原父所得者爲眞古簋蓋可信也又原父所得之簋外方內圓則簋當外圓內方而禮圖謂外圓內方曰簋外方內圓曰簠亦失之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釋文澣又作浣戶管反朝直遙反隘本又作阨於賣反）

孔氏曰大夫祭用少牢今平仲用豚豚又過小併豚兩肩不揜豆也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不在豆喻其少假豆言之大夫須鮮華之美澣衣濯冠是不華也

隘狹也愚謂濫而僭上隘而逼下皆失禮之宜者也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禮爲衆之綱紀行禮而或失之濫或失之隘則綱紀散而尊卑上下之分亂矣鄭氏曰言二大夫皆非也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者

得其道者謂愼於行禮也蓋禮者所以治神人和上下禮得則人和而神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然孔子未嘗戰而云此者蓋以理決之爾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慶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釋文慶本又作廢毀皮反蚤音早葆音保又保毛炭本又作保）

鄭氏曰祈求也祭祀不爲求福也慶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人爲快齊人所善曰慶不樂葆大謂器幣也葆之言褒也孔氏曰祭祀之禮爲感霜露而存親非爲就親祈福報也慶快也蚤謂先時也孝子感霜露而思親思親而祭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蚤設爲快也葆者褒也也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不以貴者貪高大爲之也嘉事冠昏也人生成人自宜冠嗣親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埽地而祭禰並是有爲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牲不及肥大者謂郊牛蘥栗宗廟角握社稷尺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不美多品者薦祭品味各有其定不以多爲美也陸氏佃曰葆大讀如保大春秋傳所謂保大愚謂葆大陸氏之說爲是葆猶有也謂有盛大之業若天子克敵服遠諸侯大夫著勳伐見褒賜也不樂保大謂不爲樂此而祭也蓋保大嘉事以之告祭則有之若四時之祭自爲存親不因此而舉也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是牲未嘗不肥大然或貴大或貴小各有所宜不必皆及肥大也薦謂籩豆也籩豆之品未嘗不多然祭器有定不求多於常

品之外以爲美也葢濫與隘皆爲失宜而濫之失尤甚故引君子之言以明行禮貴乎儉約而不尚乎侈大也

○鄭志趙商問周禮設六祈之科而禮記祭祀不祈何義也鄭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祈禱有爲言之豈祀之常也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雖不求其爲而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亦有祈福之義也愚謂祭祀之有嘏蓋緣子孫之心莫不欲孝其祖考緣祖考之心莫不欲福其子孫故本其慈愛之心而達之乃事死如事生之義與祭祀不祈之義初不相悖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釋文父音甫綦音基不亦作弗奧依註作爨七亂反盛音成○鄭註奧當爲爨或爲竈）

鄭氏曰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爲大夫於時爲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爲宗伯之爲也奧當爲爨字之誤也禮尸卒食而祭饎爨爨竈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火神燔柴似失之孔氏曰魯閔公僖公俱是莊公之子閔適而少僖庶而長莊公死而立閔爲君僖時爲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僖死僖子文公立大事于大廟弗綦爲宗伯佞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以閔置僖下是臣在君上逆亂昭穆文仲不能諫止故爲不知禮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弗綦謂爨神爲火神遂燔柴祭之文仲

又不諫止又爲不知禮也愚謂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大事者大祫也大祫之禮毀廟未毀廟之主列叙昭穆而合食於大祖而閔僖爲兄弟不爲昭穆則大祫當同位然閔雖少而嘗爲僖之君僖雖長而嘗爲閔之臣則閔當在西而居僖之上僖當在東而居閔之下今弗綦詔文公而躋僖於閔則於禮逆矣燔柴者天神之祭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是也爨即竈也左傳云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故心爲大火咮爲鶉火此火神爲天神當燔柴祭之者也竈爲五祀之一其常祀在夏乃地示之卑者已非火神之比若祭異祭則不過祭先炊老婦之神其禮又降於五祀之竈矣盆所以淅米瓶所以汲水祭爨之禮用盆以盛食用瓶以爲尊蓋因其所用之器以爲禮乃簡畧之甚者弗綦以天神之禮祭之失禮甚矣逆祀燔柴雖皆弗綦所爲然是時文仲爲正卿又稱爲賢而不能正故孔子責之記者引此以明前章言順與體之義蓋逆祀不順也燔柴於爨非體也不稱且不可又況失順與體乎○孔氏曰文二年公羊傳云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休云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閔僖爲兄弟以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故云先禰後祖此公羊之義案外傳躋僖公弗綦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文公上至惠公七世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按魯自魯公至惠公共十三君此爲八世魯公爲世室其廟不毀自魯公子考公以下遞叙昭穆故惠公當爲昭今躋僖公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服氏同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鄭云兄弟無相後之道正以僖在閔上謂之

爲昭非昭穆也又曰祝融幷奧及爨三者不同祝融是五祀之神祭於郊奧者止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有俎及豆邊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愚謂兄弟不爲昭穆先儒已有定論左傳疏云若兄弟相代卽爲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當從毀知其禮必不然斯言可謂簡而盡矣但兄弟同面祫祭之位固然而立廟之法未知如何若僖公之時遠以閔公祔祖廟則祖遷而高祖毀高祖不得與於時享而文公之世閔僖同廟而無遷毀揆之人情皆所不安疑僖公之時閔公特立廟於祖廟之南至文公時僖公祔則閔公之主遷藏於祖廟之夾室與蓋在僖公之時雖廟數增多而所祭止於四世固不患於僭而文公爲僖公予閔公無後而毀而僅與於大祫之祭亦不患於薄也當時逆祀之舉於大祫見之而不聞更立廟制則意其立廟遷毀之法正當如是耳竈卽是爨但五祀所祀者竈神迎尸於奧而祭之祭畢所祭者先炊之神卽就竈陘而祭其神不同其禮亦異孔氏謂先炊卽配於竈者非也五祀之神其配食之人不可考若祀竈以先炊配則先炊之尊與竈等其祭之豈苟簡若此乎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釋文當丁浪反）

此又承上文而申言體之義也禮也者體也此以人之體喻禮之體也人之肢體不可以不備而設之又不可以不當而失所以爲體矣

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此又以申言稱之義也貴多謂之大貴少謂之小外必謂之顯內心謂之微經禮者常行之禮如儀禮冠禮昏禮之類其目有三百也曲禮者儀文之委曲如冠禮有三加昏禮有六禮之類其目有三千也禮文雖繁而莫不得乎大小微顯之宜則其致一也惟其然故人之所行莫不由之如入室之必由戶而不可外也○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目有三百餘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當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緯緯中亦自有常變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慤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竭情盡慤致其敬而誠若

竭情盡慤致其敬禮之內心者也美而文禮之外心者也若順也禮之內心外心雖不同而莫不實順乎天理之所當然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撰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釋文撰所監反又所覽反放方往反不致本或作不至撫之石反

直而行謂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曲而殺謂委曲而減殺之喪貴賤皆遂服是也討去也順而討謂自上順之以及上殺旁殺下殺是也經而等謂若三年之喪至於下而遞有所去若天子以下降殺以兩是也撰撰而播謂取上之所有以播之於下若祭禮

旅酬逮賤及天子燕享來朝諸侯是也推而進謂推下之所有以進之於上若祭禮事尸及諸侯朝享天子是也放效也放而文謂所效於古之禮而益之者若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是也放而不致謂所放於古之禮而損之者如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服周則有尊降之法是也摭取也順而摭謂自上順之以至於下而遞有所取若天子一食諸侯二大夫士三之類是也項平父謂此九條皆以反對爲文獨經而等無反對今詳玩文義直而行經而等二句實與曲而殺一句爲反對也○此以承上章而起下章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氏曰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愚謂三代之禮異於迹而不異於道或素或青者服色異尚聖人之所得而變革者也夏造殷因者三綱五常禮之大體聖人之所不得而變革者也其不變者固守之以爲經其所變者亦考之而不謬是以達之於下而民莫不信從也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此節舊在其道一也之下今詳下文其禮亦然句其文義當有所承此二句必在周坐尸之上簡錯在下耳

鄭氏曰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尸無事猶坐孔氏曰夏禮質以尸是人不可久坐神坐故惟飲食暫坐不飲食則立也殷禮轉文言尸本象神神宜安坐不辨有事無事皆坐也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釋文侑音又本或註詔侑或爲詔圄作宥武音無○鄭

鄭氏曰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孔氏曰詔告也侑勸也謂告尸威儀勸尸飲食周禮坐尸及詔侑無方亦因於殷禮故曰亦然也其道一者其用至誠之道一也愚謂無方言隨尸之所在而詔侑之無常所也其道一者言三代之禮其道同歸於敬尸也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釋文醵其庶反又其約反與音餘○王肅禮醵作遽註云周使六尸旅酬不三獻猶遽而畧）

鄭氏曰周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醵孔氏曰周旅酬六尸又因殷禮而益之也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大廟后稷之尸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不與子孫爲旅酬餘文武并親廟六尸南北相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大祫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醵斂錢共飲酒也凡斂錢飲酒必令平徧與周旅酬六尸相似陸氏佃曰案周九廟而旅酬六尸蓋言成康之時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蓋以時祭何必大祫愚謂特牲少牢禮尸不與旅酬蓋以旅酬之禮殺而尸尊故不與子孫相酬天子諸侯祫祭尸多雖皆得獻而羣尸之間其歡情猶未通故使之自相酬以通其歡情蓋其爵僅逮於禰廟之尸而止而不及於下也此三節言三代之禮其因革損益者如此乃聖人受命創制之事所謂時爲大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釋文近附近之近爓似廉反）

鄭氏曰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燔燎沈肉於湯也一獻祭羣小祀也血腥爓熟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愚謂近人情謂近於生人之道也禮以近人爲褻遠人爲尊三獻謂祭山林川澤之屬也鄭氏以爲社稷五祀非是陳氏說見後郊祭以薦血爲始大饗以薦腥爲始三獻以薦爓爲始此皆謂朝事時也一獻無朝踐饋獻之禮直自饋孰爲始也然三獻亦有自饋孰始者若大夫士祭宗廟及五祀之祭是也血於生人飲食最遠腥次之爓稍近人孰則全乎生人之道矣○祭宗廟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夫士三獻外神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小山川視子男四方百物之類視大夫士但宗廟自五獻以上皆有二灌外神無灌而祭初有降神之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實柴血祭之屬皆祭初降神之禮與宗廟之灌相當故其視三公者止七獻視諸侯者止五獻視子男者止三獻以其不灌故也其視大夫士者則惟食畢酳尸一獻蓋內神三獻者本無二祼而外神既有降神之禮禮盛於其初則殺乎其末也○孔氏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謂降神之外於正祭之時有此也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爓有熟皇氏云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爓熟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三獻之祭血腥爓一時同薦熊氏云宗廟之祭無血其義非也愚謂孔氏謂此所言皆降神之外正祭之禮是也而又云郊與大饗三獻皆有

血腥爓熟則非也四者惟祭天正祭時備有之大饗腥則無血三獻爓則又無腥矣郊特牲言毛血告幽全及詩言薦其血膋皆謂祭初告殺之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謂祭初降神之禮皆非謂正祭時也記文本簡明而疏家自生支繆耳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慤

釋文慤本又作慤子六反又音促

作起也作而致其情謂本無此情而起而強致之也內有恭敬之情則外有交接之禮故禮之所由始始於心之敬也七介以相見謂諸侯相朝陳擯介以交辭也七介者侯伯之禮舉中以言之也已甚也慤謂質慤也三辭者主君迎賓於大門外交擯三辭辭主國以客禮待已也三讓者讓入門也至廟中也慤謂急迫也君子於所尊敬者不敢質若已慤已慤則情文不足而無以將其敬矣故擯介辭讓之禮雖在於外而實本於心之不容已也夫豈作而致之乎前此以內心外心二者發明義理之文上節言祭祀之尚臭不尚味則歸重於內心之義至此言禮之由於心而非作致於外又以見義理之文莫不根於忠信之本也

故魯人將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牲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

釋文頖本或作泮依註音判惡依註音呼又音虐好故反池大河反泰本又作大音同○鄭註頖宮或爲郊宮

鄭氏曰頖宮郊之學也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配林林名繫繫牲於牢戒散齊也宿致齊也將

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愼如此不敢切也孔氏曰魯無后稷之廟將祭天先於頖宮告后稷以將配天是先告卑後祭尊也晉人將祭河必先告惡池小川從祀於河者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也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三月繫也七日戒謂祭前七日散齊也三日宿謂祭前三日致齊也鄭註儀禮云宿是又戒宿之言肅肅敬之義也將祭之時以漸如此敬謹至極不敢切迫也愚謂郊特牲云卜郊受命于祖廟謂先於大廟告后稷而後卜也魯無稷廟故卜郊之時假頖宮以告稷上節既以賓客之禮明禮之本於忠信此又言祭祀之禮其卽事之有漸誠意之頹積者如此莫非本於敬愼之至亦上節之義也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釋文相息亮反溫紆運反○鄭註詔或爲紹鄭氏曰皆爲溫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皇氏侃曰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縕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也愚謂賓主以行禮而擯詔以相道之樂工以奏樂而相步以扶持之所以承藉於禮樂而致其從容和順之意亦不敢慤不敢威之義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萀簞之安而槀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釋文萀音官一音丸槀字亦作藁古老反鞂江八反徐古八反

鄭氏曰凶事朝事二者反本也醴酒以下三者脩古也主謂本與古也可述而多學者以本與古求之而已孔氏曰本謂心也反本謂反其本性脩古謂脩習於古由

其反本脩古故不忘其初也凶事喪親之事也詔告也孝子喪親痛由心發故不待詔告而哀自至是反其孝性之本心也朝事朝廷之事也以樂奏音樂也朝廷是養老樂賢之地故臣入門必縣興是反其樂朝廷之本心也此二者是反本醴酒五齊第二酒也元酒水也尚上也割刀今之刀也鸞刀古之刀也莞簟今之席也藁鞂除穗粒取稈藁爲郊席祭祀有醴酒之美而陳尊以元酒在上今刀便利古刀遲緩而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莞簟精細而可安人祭不用莞簟而用藁鞂之麤席此三者皆脩古也先王制禮必有反本脩古之法若欲述行學習但用本與古求之則可得也故曰可述而多學也方氏慤曰物有本末時有古今逐末之流而不知所反從今之便而不能有所脩則先王之禮意忘矣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脩之則不忘之故也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於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焉故於古曰脩愚謂朝事謂朝廷燕樂羣臣之事也凶事不詔者反其哀戚之本心而無待於詔也朝事以樂者反其和樂之本心而非樂不足以達之也上古無酒酌水獻之而已後世聖人既爲酒醴而猶設元酒使居酒醴之上鸞刀之有鈴者古時但有鸞刀而已後世既有割刀而宗廟割牲貴用鸞刀古時但有藁鞂之席而已後世既有莞簟而祭天之席猶設藁鞂三者皆爲不忘古之故也述謂傳其義學謂習其事先王之制禮必以反本脩古爲主故可傳述而多學而不患其博而寡要也蓋禮貴反本故有義理之文尤不可無忠信之本禮貴脩古故有外心之貴多尤不可無內心之貴

少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謂不能察乎禮之節文而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禮者天地之節無節於內者謂不能察乎禮之節文而喻之於心也物事也察物不以禮則昧乎天理之則而於是非不能辨矣作事不以禮則必有惰慢之失而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則必有鄙悖之傷而人矣人之辨別事理謹言慎行莫不由禮故禮者事物之極致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爲釋文亹亡匪反徐音尾○朝直遙反

此申前合於天時一節之義也財物猶才性即天時之所生地理之所宜人官之所能物曲之所利也財物各有所宜故先王之制禮因之而致其宜焉大事祭祀之事爲大事必順天時若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是也放依也爲朝夕必放於日月者朝日以朝放日之升於朝夕月以夕放月之見於夕也此所因乎天時之事也爲高必因丘陵謂爲崇高之祭必因於丘陵之本高若祭天於圜丘是也爲下必因川澤謂爲卑下之祭必因於川澤之本卑若祭地於方澤是也此所因於地理之事也亹亹勸勉之意先王之制禮必因乎財物之宜故順於鬼神而雨澤時降君子達其亹亹勸勉之意勉力以報功於神祇而不敢怠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

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釋文假音格治直吏反

有德謂有德行者有道謂有道藝者有能謂曲藝之士賢卽道德才能之人置謂置於位也衆卽在位之衆誓謂將齊而誓戒之也因天事天謂祭天以冬至因陽氣之至而祭之也因地事地謂祭地以夏至因陰氣之始而祭之也名山謂五嶽也中成也升中于天謂巡守至於方嶽之下燔柴祭天而以治功之成升而告之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地饗帝于郊祭天於圜丘也假至也先王旣因天地之宜以制爲祭祀之禮於是備百官申誓戒順其陰陽就其壇兆以行其禮治定功成故鳳皇降而龜龍假百神受職故風雨節而寒暑時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釋文罍音雷犧素河反縣音玄應對之分扶問反

天道垂教著於陰陽聖人之德著於禮樂罍尊尊畫爲雲雷之飾者在阼在阼階之上也禮樂之器尊西罍尊卑故在阼犧尊尊故在西縣鼓大鼓也應鼓應鼙也以其與朔鼙相應故曰應鼙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者縣鼓尊於應鼓也尸入之後主人室內西面朝踐時堂上北面此云君在阼謂初入時卽位於阼階下也房東房也大明生於東日出於東方也月生於西月初見在西方

也象尊刻爲象形者鄭司農云以象骨飾尊君在阼而
西酌犧象象日之出於東方而西行夫人在房而東酌
罍尊象月之生於西方而東行也夫人在東房而乃以
月生於西喻之者蓋由阼階而視東房則東房在阼階
之西也君與夫人交獻是禮交動乎上縣鼓應鼓並奏
是樂交應乎下禮樂之和若此豈非聖人至德之所發
乎○周禮司尊彝春夏用犧尊象尊秋冬用著尊壺尊
追享朝享用大尊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犧象當
代之尊也著尊壺尊大尊山尊前代之尊也諸侯不得
用前代之尊惟用犧象而已天子春夏之祭兼用犧象
諸侯四時之祭或以犧配罍或以象配罍故此云罍尊
在阼犧尊在西又云西酌犧象東酌罍尊也犧象之所
盛者蓋醴齊盎齊罍尊之所盛者蓋事酒也禮運云醴

醆在戶則犧尊非正在罍尊之西但自阼階而視室戶
則室戶在西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
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
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
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
東南面人君樂縣之位惟見於此然人君軒縣而大射
以辟射故惟西方之縣皆備而東方與階間之縣則異
於常法其建鼓應鼙在阼階西者本在東方鍾鑮之南
與西方之建鼓朔鼙相對者也因辟射而移之於阼階
之西西階之東有建鼓則阼階之西當有磬其西鍾其
西鑮而鼙在鼓東因辟射而獨設鼓若祭祀則三面皆
備縣之東方西方之縣皆鼓南鼙北不可以言東西此
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據階間之縣言之也東方以應

鼓與笙磬笙鍾相配階間之鼗爲應鼗則磬亦笙磬鍾亦笙鍾也若天子宮縣則於南方亦備縣鍾磬鼗鼓而與階間相對東方西方之縣同北上則階間南方之縣同東上階間爲應鼗則南方爲朔鼗階間爲笙磬笙鍾則南方爲頌磬頌鍾也大射言建鼓此言縣鼓則廟庭用縣鼓路寢用建鼓縣鼓尊也若天子則路寢或以縣鼓與○鄭氏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孔疏云卿大夫以下惟有東房蓋注疏以夫人在房爲西房故言天子諸侯有左右房以明夫人之所在爲西房也然儀禮鄉飲記薦出自左房少牢禮主婦薦自東房有左房則有右房有東房則有西房又聘禮賓館于大夫君使卿還玉於館賓退負右房此尤大夫士有東西房之明據舊說謂大夫士惟東房者非也特牲少牢禮主婦在房中皆

謂東房祭統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蓋房雖有東西而祭祀主婦之位則惟在東房人君及大夫士皆然東房有側階爲婦人之所升降所謂北堂者在此乃婦人之正位鄭孔泥於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之語故以西房言之不知君在阼之時夫人東房中之位視之爲少西亦猶犧尊設於室戶而與阼階之罍尊對言東西也然此所言君夫人之位亦第以初卽位言之若尸入後主人之位在室中與堂上則君反西而夫人反東矣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遽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

樂其音洛　釋文道音導之知音智○今按

反其所自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若酒醴之美而尙元酒黼黻文繡之美而尙疏布是也樂其所自成者樂其治功之成而象之爲樂若韶樂其紹堯致治武樂其伐紂救民也禮得其反故能節制其行事之過差樂有所樂故能宣道其志意之墮釁禮節樂和則治禮慝樂淫則亂達謂通於事理也發發言也與人謂接於人也引纏伯玉之言以喻觀禮樂可以知治亂故君子以禮樂與人交接不可不愼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盎烏浪反
屬之玉反
釋文從才用反

牽牲謂灌獻既畢君出廟門迎牲牽之而入也幣所以

禮神告殺者贊謂助君執之以制如量人制其從獻脯燔之制制祭謂朝踐薦腥爓爇度牲體而進之也盎盎齊也割牲謂饋熟時割牲體而進之也酒事酒也上公祭用三齊朝踐君薦醴齊夫人薦盎齊饋獻君薦醍齊夫人薦事酒也言君制祭割牲則知夫人薦豆邊言夫人薦盎薦酒則知君薦醴薦醍互見之也洞洞敬貌屬屬忠貌勿勿猶勉勉也詩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引之作密勿從事○鄭氏曰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主孔氏曰朝事進血膋者案郊特牲云取脾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取脾膋之後又爓祭祭腥則脾膋所用在腥爓之前是朝事時也云制肝洗於鬱鬯者據漢禮而知愚謂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爓蕭合羶薌鄭氏云

蕭香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疏云饋孰有黍稷此云
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故知當饋孰時也是
燔燎在酌奠之後饋孰之節記文明白可據而孔疏所
以發明其義者亦已當矣而鄭氏於此章制祭註云朝
踐進血膋時郊特牲詔祝於室註云取牲脾膋燔於爐
炭入以詔神於室孔氏於郊特牲取脾膋燔燎升首及
祭義建設朝事燔燎羶薌皆言朝踐饋孰兩度燔燎原
其所以實由誤解建設朝事燔燎羶薌之義也祭義云
建設朝事燔燎羶薌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觀
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蓋朝事燔燎二者非一時
事也而皆所以報氣故合而言之薦黍稷羞肺肝首心
及鬱鬯之灌三者亦非一時事也而皆所以報魄故亦
合而言之鄭孔誤以燔燎合於朝事解之遂生謬說耳

至洗肝於鬱鬯制於主前謂之制祭鄭本據漢禮爲言
其爲周制與否亦未敢決也○孔氏曰王祭九獻魯及
王者之後亦九獻侯伯七獻朝踐及饋獻時君皆不獻
子男五獻薦腥薦孰時君亦皆不獻酳尸君一獻而已
此崔氏之說也今按特牲少牢尸食之後主人主婦及
賓備行三獻主婦因獻而得受酢若子男尸食之後但
得一獻則夫人不得受酢蓋子男饋孰以前君與夫人
並無獻食後行三獻通二灌爲五獻也愚謂王之祭禮
十二獻說見禮運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自侯伯以
下其差降之法不可考而疏家之說如此以理言之朝
踐饋獻之豆籩皆夫人所薦則獻尸者必君不然則薦
獻皆屬之夫人而君反無所事矣疏特據此章言夫人
薦盎夫人薦酒以爲侯伯朝踐饋獻君不獻之證非確

義也祭統言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則上公九獻者也而其下止言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涪水安可據之以爲君不獻耶至子男五獻則孔氏之說固視崔氏爲優但朝踐饋食之豆籩因獻而薦若子男朝踐饋食皆無獻則籩豆乃爲虛設未知其禮何如也或謂子男朝踐君獻尸尸酢君饋獻夫人獻尸尸酢夫人食畢賓長酳尸尸酢賓長如此則薦獻相須於禮似協但食畢酳尸三獻自王以訖於大夫士皆無異獨子男參差其間揆諸隆殺之節亦恐不然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釋文定徐丁磬反一音如字祊百彭反

詔告也納牲詔於庭謂牲既入廟門而以幣告神於庭也必於庭告之者時方降神之後象神之初自外來入及庭而於此告之也血毛詔於室既殺牲而取毛血以告神於室也肉謂之羹定熟也煮肉必沸既熟則止火而沸者定故曰羹定羹定詔於堂謂煮既熟將迎尸入室先用俎盛之以告神於堂然後入設於室也不同位謂庭也室也堂也其處不同也道言也求求神也求神未得不知其定所在故徧於諸處告之也設祭於堂謂尸出在堂時薦朝踐之豆籩及祭腥爓之肉也爾雅門謂之祊爲祊乎外謂求神於廟門外待賓客之處也朝踐之時既設祭於堂又求神於廟門之外益不知神之於彼於此故求之非一處也詩楚茨曰祝祭于祊祀事孔明而其下章乃言執爨踖踖則祊在饋食之前當朝踐之節明矣鄭氏以祊爲繹祭其說非是說見郊特牲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五獻四瀆視諸侯者也七獻五嶽視三公者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則社稷五祀其祭亦七獻與質謂其禮質畧文者有文飾也察者明察而其禮彌備神者神靈而其體彌尊○陳氏祥道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少則社稷之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於祭服各有象類希冕三章以祭社稷非卑之於山川以獻數不繫於服章也賓客之禮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於諸侯長十有二獻皆鶩冕七章而已鄭氏以三獻爲社稷五祀五獻爲四望山川誤矣愚謂鄭氏以七獻爲祭先公亦非也司服享先王衮冕享先公則鷩冕蓋以不可過於尸之所服故也中庸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豈有天子廟祭而貶用侯伯之禮乎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釋文事與音餘腊音昔內音納見賢遍反纊音曠劉昌宗古曠反肆依註作陳○今按肆如字

大饗謂王饗來朝諸侯也王事者言其爲天子之禮與諸侯之饗賓異也腊乾獸也四時之和氣言四時和氣之所生也此四句言大饗饌具之盛也內金以下言諸侯來朝所以享天子者也內謂先內之於廟也示和者

金可爲鍾取其聲之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者餘物皆陳於庭而束帛加璧則執之以升堂致命君子於玉比德故尊之也龜爲前列者陳於庭而最在北也先知者龜能前知故貴之而在諸物之前也金次之者金雖先入而陳之則在龜之後也見情者聲和則情和也丹漆絲纊竹箭又陳於金之後示與天下共此物而不私也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圭所有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皆三享中所有之庭實也然庭實旅百其物固不止於此此所言其有常者也其餘則隨其國之所有而用之無常物也其出也肆夏以送之此還明大饗禮畢送賓之事也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賓出奏肆夏大饗之禮然也饗賓之樂乃與祭祀同此所以爲禮之重也鄭氏曰荆揚二州貢金三品荆州納錫大龜荆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蕩儀禮覲禮註曰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賈疏下經元陳馬聘禮記皮馬相間可也）其次享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王者所敬莫如天故祀帝爲敬之至宗廟之祭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故爲仁之至孝子喪親哀痛迫切出於眞情而無一毫之僞故爲忠之至服襲斂之衣也器明器之屬也服器無益於死者而不敢不備亦不欲死其親

之意故爲仁之至朝聘所用之幣帛多寡各有其宜故爲義之至觀於行禮而仁義之道可見故觀仁義以禮爲本孔氏曰言觀仁義之道不言忠敬者言仁義則忠敬可知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釋文和戶卧反）

鄭氏曰道由也從也孔氏曰甘爲衆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爲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忠信之人不有雜行故可以學禮其人即忠信之人也愚謂學禮者習學義理之文也然苟非忠信之人則無本不立而禮不能虛行矣蓋忠信之本與義理之文固不可偏廢而尤以立其本爲先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誦詩三百可以言矣而未嘗學禮故不足以一獻一獻禮輕故未足以大饗此大饗謂祫祭先王也大旅者因事祭天之名其禮稍殺於正祭大宗伯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謂凶裁也有故而禱於上帝及四望皆曰旅而上帝之旅爲大旅也饗帝謂祀天之正禮也大饗大旅皆大祭然分有遠近則誠之所感有難易大旅饗帝皆祀天而禮有隆殺則敬之所致有淺深行禮者必至於可以饗帝然後爲內盡忠信之本而外極義理之文禮其可輕言乎○鄭氏謂旅爲祭五帝非也周禮大宗伯典瑞皆云旅上帝周禮言上帝與五帝別於掌次見之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

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釋文

跛彼義反與音預朝直遙反又張遙反

宰家臣之長也逮及也闇未昧爽也立而偏任一足曰跛倚物爲倚室事謂正祭事尸在室也交乎戶者室外之人取饌至戶而室內之人受之以進於尸也堂事謂儐尸時在堂也交乎階者堂下之人取饌至階而堂上之人受之以進於尸侑也質明正明也晏晚也晏朝謂夕時也質明而始行事則不必逮闇矣晏朝而退則不必繼以燭矣子路所行非必循乎舊禮然畧繁文敦實意爲能近乎內心之意而不失乎忠信之本故孔子善之孔氏曰禮宰畧而敬不可煩而怠也

禮記卷二十四終

州同衙集清鄭燈藜校栞